

河間府新志卷之二十

典文志

藝文下

元王榮河間總管題名記

自唐宋以來百司省寺外而分符之署若州縣有司並石刻題名以書姓氏識歲月先後而居官者之設施政事亦可考見焉其來已久不可廢也皇元平一海內重司牧之任以河間爲重寄其出鎮者皆尊位高秩而總管統兵民治之其權比古節度使來居此者又多素有功然自開國至今僅三十餘年而更調河間府志

卷之二十 藝文下 一

去來已十四五非其任之者暫而遷移者速故耶夫官遷速則政未及施而見績少是以漢二千石皆久任久則施教浹而及民者多其姓名常稱於人苟若是輩輩相繼雖不碑可也不然今日到官明日輒行猶未知其所爲卽石刻之將誰傳焉況能不朽哉今總管之僚吏以無題名恐後湮佚謀樹貞珉以續故事請又於槃敢以意所見及者書之



元吳澂右衛親軍千戶武畧岳將軍墓視

將軍諱元鎮姓岳氏古蓀人涉獵書史氣渾厚志雅
邁處家御衆有法父雯白國初化化効勞任景獻陵
三州判官至北京錄事而終將軍應募從戎戎帥以
其父克勤王事俾長百夫從攻江陵拔砮矢中股從
攻樊城先登矢中頰從攻漢陽西塘從攻鄂州俱有
功又於岳州湖口獲數十艘俘十餘人以獻中統以
後從征李璫於濟南又有功至元五年充右衛總管
天朝方有事於南方從攻淮安五河口十二年授馬
翊校尉十三年又戰於淮安而勝帥府以功上江南

河間府志

卷之二十

藝文下

二

平軍使知其閑習軍務令督軍器局十五年佩銀符
陞忠武樞府調往上都率卒供土木役進長千夫二
十四年佩金虎符授武畧將軍宿衛十餘年六十八
致仕娶李氏男四長早逝次信次貞庶子順信以敦
武校尉百戶戍嶺北後讓職於弟貞貞在嶺北屯田
軍食饒裕還守信安西永清壁迄今二十餘年介國
子學生姚綏來言曰貞賴先人緒業從事兵間念吾
祖父盡瘁報國備著勞績恐久遂沉民願勒文於石
庶其不朽敢以爲請予謂皇元自開國至於宋亡用
兵百有餘年以殺獲攻戰立功者多矣被堅執銳

死弗顧名歸於主帥而能追念而父使其名之存
子也乃爲敘其事蹟將軍兄弟凡九安鎮喜文學朝
列大夫江淮權茶提舉崇鎮河間路檄充景州奧魯
鎮撫餘不仕銘曰天朝用兵虎視龍驤掛名尺籍半
化侯王將軍忠勇未大顯揚勒銘示後永世用章

元劉因題高允圖後

人之制行近於當理者多矣欲必其制行之初真見義理之當然而斷然無一毫人欲之私者則未易知也然考其平生則心術之微亦有不可得而掩者矣如高允中情之直亮蓋其生質之本然其設心處事必非善爲僥倖委曲之人也觀翟黑子有罪首實亦以義理之當然爾而作史者遽繼之以庶或見原之語則所謂首實者乃所以爲僥倖之資也至於史事不欺則又以謂恐負翟黑子故則允之所以爲是非因義理之當然第以此爾此皆史臣不明義理而於

遭辭之際輕爲增損往往使人忠亮之心不灑然於天地非止允一端而已讀史者亦不可不知也

元虞集李景山詩序

古之人以其涵煦和順之積而發於咏歌故其聲氣明暢而溫柔淵靜而光澤至於世故不齊有放臣出于斥婦囚奴之達其情於辭者蓋其變也所遇之不幸者也而後之論者乃以爲和平之辭難美憂憤之言易工是直以其感之速而激之深者爲言耳蓋亦觀於水夫安流無波演迤萬里其深長豈易窮也若夫風濤驚奔瀧石險恠是特其遇物之極於變者而日水之奇觀必在於是豈觀水之術也哉余讀景山之詩而有感於此矣景山蚤歲卽起家掌故樞府不

河間府志

卷之二十

藝文下

五

數年遂掌其幕方驟用而遽坐廢蓋五年而後宣慰雲南三年而報使移病歸鄉里者又二年矣二十年間爲詩凡數百篇而雲南諸作尤爲世所傳誦豈感激於其變者然哉然余觀樞府所賦迺多於西山玉泉之間其雲南之詩至自敘曰其辭或傳幸得托於中州人士之末雖激昂之發察其意則能深省順處無怨尤忿厲之氣其居鄉諸作放曠平易又若初未始更憂樂之變者余因歷考其所遇而察其立言者有以見其所存庶幾不謬於古之人矣而能以雲南之作知景山者特未盡窺景山者也景山於書無所

不讀而酷好老子於古之人無不學而獨慕白樂天
然則其能廓然以自廣脫然以自處者殆有由來也
景山年未甚高而道學方力後此而有作余將不能
窺之也景山姓李氏名京河間人鳩巢其自號故其
詩總題曰鳩巢漫藁云

元曹元用董子祠堂記

漢中大夫董仲舒邃於春秋其學醇正有原武帝時對策三篇切中時弊致武帝表章六經罷黜百家先儒以爲其功不在孟子下兩相驕王動必由禮守正不阿時公孫弘方以容說位宰相故終身不得復進夫孔子歿既久異端並興學者愈失其傳秦漢以來知道者鮮惟董子能言正誼而不謀利明道而不計功以仁義禮樂正心修身爲治國平天下之具論道之大原及明於天性之說多得聖人之旨其言奧衍弘深沛有餘味或者乃譏其見道未明竊以爲過矣

河間府志

卷之二十

藝文下

七

夫以游夏之言方諸孔子猶爲有疵況董子承秦滅學之後而能造道如是詎易得哉使其游於孔門可與十哲亞使居相位可興三代之治劉向以爲有王佐之才管晏弗及也真知言哉按漢書董子廣川人廣川屬漢冀州信都郡今景州修縣是也縣西南鄉有廣川鎮其別墅曰董家里有祠在焉唐宋碑刻猶存縣北門道右故有董子祠不知創於何時國朝大德初縣人林士豪嘗加補葺天歷元年承務郎縣尹呂君思誠視事始拜謁祠下顧瞻而嘆曰祠當通湫隘若此非所以居董子也八月遷於縣治之東

有崇臺三丈傑閣二層舊爲官僚游憩之所遂新其
敝仆定爲董子祠更其衣冠悉遵古制明年某月落
成聿脩祀事修舊無縣學呂君又築講堂祠下爲東
西兩齋命教諭劉澂權主董子祠事朔望先謁孔子
廟次則及焉又爲孔子像置之社學使民知所向慕
呂君字仲實平定州人由國子伴讀擢進士第補同
知遼州事以母憂去官終喪而有修之命清勤無私
臨事明決訟十年不絕者諄諭以理輒兩已之子愛
其民事集而民不擾咸畏威懷惠境內大治安陵道
士以久旱持盧師谷中蛇名小青者至郡僚羅拜以

禱君怒欲取而殺之道士泣請得免後數日乃雨其
不惑於邪如是余與乃父廉訪君昔聯仕憲臺今嘉
其有子而能官也故爲作董子祠堂記仍賦享神辭
以繼之其辭曰蔭之土平原黜黜爰有哲人兮道傳
千古道傳千古兮爲紀爲綱徽猷允塞兮嘉言孔彰
人旣佐我蔭兮篤生元哲不克取而師兮是曰自絕
層臺兮巍巍傑閣兮翬飛神靈兮有托祀事兮無違
想高風兮如在期進德兮逾勵繼自今兮毋忽毋怠

元大夫王欽禮碑

大河之北數罹兵革前代故族鮮有存者徵諸圖牒
遑遑亡佚不能以考見可勝嘆哉距任邱之東十里
曰叢土莊有故唐王氏之墓蓋太和中金紫光祿大
夫檢校鴻臚卿兼監察御史仲卿所藏也鴻臚之後
有諱喜者金末爲監軍隸職景州金亡復還任邱娶
柴氏生子二人長用次義娶張氏追封太原郡君公
治生以勤儉齊家以孝弟中剛外柔德量裕如也年
七十有五以延祐三年八月二十八日卒張氏生子
欽禮字子敬幼穎悟甫就學精敏過人及冠傲儻剛

河間府志

卷之二十

藝文下

九

果勇於爲善遊京師詹事院辟爲典設署書史轉雄
州吏目州當南北衝要號爲繁劇卒以才識明決服
其同列調南皮尉盜間入境設法掩捕曾未半載盡
獲之無遺類人稱其神獄訟淹久者亦來求決則以
理開諭號爲平允去官民爲立碑頌德遷鹽山尹瀕
海鹽筴事重所司邏者旁午而私鹽販出沒其間一
日凶朋黠胥並緣爲姦利民甚厭苦之至是爭訟
決摘發姦欺號令嚴明防禁周密遂一切掃除積弊
夫刺奴與民雜處素強暴嘗自矜其廬以誣居民亟
正其罪老幼咸戴香詣門邑士爲歌詩美之其後屢

司泉穀之計亦克盡職至正十年宣授朝列大夫
定路總管府治中到任歲餘引年辭祿致仕而卒乃
琢石爲羊虎設華表樹碑先塋其姍有國子監丞致
仕畢公爲述其行治中君使其子呂傳府史源來求
文其碑傳示久遠予昔備官成均與源之弟綱有師
友之誼聞治中君治家截然整肅庶弟季弟友愛尤
至觀其世緒久長錫爵受封顯榮褒大可謂盛矣

元李繼本送河間路總管董公景寧序

至正二十有二年山東西河南北悉平上以元元之甫蘇而總總以望治也思得良二千石錯布諸郡以綏附之詔丞相擇省憲之臣往踐其任重民事也於是以内史僉院董公爲河間路總管先是公以累官至第二品至是又增一階之秩以優之泊載又親被德音陞辭以行皆異數也然朝之大官貴臣之知公者則曰公文學政事宜謀畫廟堂宜揚激風紀宜論述館閣不宜使就外補或曰非朝廷惜要階方寸地勞之以理劇之任俾不得朝夕近天子之清光若棄

河間府志

卷之二十

藝文下

七

置然也意者兵興十年民勞孔棘撫字久曠澤不下流兼之郡縣燬敗守令之職人每不樂爲之蓋非不爲實不能爲亦不可爲也今偃兵息民中外之政悉歸條法首以朝臣任之欲其知民牧之重則成績可俟此則朝廷付托意也然走嘗閉門讀史記知古循吏之迹又嘗避地四方與田父野老語而知民生之艱爲守令者之難矣請於公之行白之古諸侯得專征伐近代郡守剖符以授之與古諸侯埒然有方十里之地而無專城之柄有防禦團練之責而不假以寸兵一旦有他警始驅丁壯禦之往往力不能支遂

失所守一難爲往年百姓殷富不廢耕桑今則屋墟
草莽瘡痍之衆無糠粃救朝夕命又無從假種糧備
耒耜與牛以墾荒蕪使流轉東西者有鄉里而不克
保聚二難爲然則守令之職其終不可爲乎蓋天下
事雖成於不易爲而常怠於不足爲公才足以蒞事
知足以達惠愛足以恤下是行也必能推上之澤使
如川流宣上之德使如風行布上之化使如春煦廣
上之聰明使如陽光之下燭震霆之莫掩也上慎選
守令思革前日之敝而不拘以常法俾才幹之士得
罄展布識治體矣昔龔遂治渤海願無拘文法得便

河間府志

卷之二十

藝文下

三

宜從事於是化盜賊爲良民今乘凋敝之餘欲勞來
而安集之則有昔人之遺法在河間古稱禮樂之國
在三輔之內文物衣冠之盛比於鄒魯國家仁義詩
書之澤陶濡百年公於富庶之餘以此倡之教可成
也公儒者真儒之効久不自欲求通儒用之又不可
得俗儒迂濶率爲人所詆侮至有能脫去故常卓然
見之事功者人將愧伏嚮仰之恐後焉公之往吾儕
得不以是望之爾漢而下郎官宰百里刺史位三公
朝廷方取通民事育才器者以經濟天下加以歲月
收績旣上公之車其北轅乎走辱知最久行當書其

行實附古循吏傳後

河間府志

卷之二十

藝文部

十三

元張英肅寧李尹德政碑

聖主卽位建元中統初頒降條約申飭臣宰以愛民爲先務以守令爲重任農桑學校爲大本首設宣撫司巡行郡國問民疾苦迨至元之二年盡欲剗去宿弊定爲遷轉之格爵有品服有章祿有秩俸緡足以優其費職田足以充其廩吏日以勸民日以治內設御史臺外有提刑司分布諸道糾察邪正率勉怠惰三載考績之法益精矣河間古鎮聯城數十總制千里其近者肅寧爲望縣自設官以來前後數政循良之吏不爲無人焉十六年八月李公稷來臨是邑公

河間府志

卷之二十

藝文下

十四

父子昆弟一門雍睦聞於鄉里天資英爽早以行推擇爲掾會有薦其才者因得從事官禁旣久以勞試用於宰邑一日召耆父等至於廨庭日子來尹是邑在乎養民敢厲民以自養也若等知境內利病明言無隱遂因究覽思其所以便於民者立行之綱舉目張衆事式敘入其邑則市井關集棟薨相接出其郊則田疇開闢桑麻蒨蔚闔亂凌暴之風不作其勤於政朝夕不懈弗失晷刻吏胥之徒毋敢欺罔是歲自春徂夏雨澤愆期民用告病公齋戒沐浴具冠服懇禱愆期沾足乃至是秋禾稼甫成螟蟥全集公

捕擊遂不爲災邑之西南鐵燈竿口行成河溢並岸聚落多致湮沒公寢食弗遑庀徒具餼浚古廢河築塞防漫安流而東一境帖然郡有劇盜跳踉南北要遮行旅殺人取貨白日顯行久未能息公施設方畧擒置於法有蒙古官因民戶口爭訟乾沒資產者不可揣數皆發其奸以悉還取與民民大愧服公又謙抑自居禮賢敬德躬下士如不勝公事訖則偃息私室左圖右史無驕蹇之容無佚遊之事本道提刑司總府以公才堪倚賴常委以冗務嗚嗟而辨頻歲饑饉五穀不登隣郡流亡者衆境內戶口增多於前噫

河間府志

卷之二十一

藝文下

五

國以民爲本苟守令得人則治否則亂況令尹之職布一統之政分百里之封鳴琴之化戴星之勤路不拾遺市不二價古則既有旬月而化今公至誠不息效法古人有爲若是將見闡之天朝不次擢用又豈一州一郡而已哉邑之父老孟某等執贄三往告曰邑宰李公職任六載善政在於民者匪一今交代已及命駕將歸縣人感茲德化欲伐石丐文銘於不朽余矜其勤而重違其意且常與公父子有一日之雅遂以鄙詞爲之頌云猗隴西公世播清芬父子昆季光輝梓枌官衛積勞清廟靈輿豫章其材構厦連

三聖命爵以旌其勤爲肅邑宰父老知春爰布善政
我民富殷涇渭不雜玉石乃分扞扞疲癯糞除垢氛
擊壤皆樂謳歌漸聞綏以赤子去其敗羣徂暑大旱
如蒸如焚精禱不昧甘澍無垠川流昏墊洪波沄沄
蛟龍掀舞馬牛放紛鑿渠築堰災害不癘惡少之子
爲盜不止縱橫道路剽掠閭里爲民父母寧忍坐視
未經浹旬禽獮草薶郊墟室廬田野耒耜修飾驛置
不擾獄市自公退食左圖右史勤禮好德樂賢下士
六年仁政風恬俗美瓜期見代公心獨喜公今東歸
民心悲矣勒銘貞石遺愛不已肅水清風亘千百祀

尚俾來者知教之始

明胡翰弔董生文

余自京師南歸次於直沽派流而達於衛漳過陵州
故廣川地也或曰漢江都相董仲舒墓在焉爲文弔
之其辭曰出國門以南邁兮涉衛漳而濟舟波流渾
其若河兮道旣阻而且修臨廣川之故墟兮曰夫子
之首邱望原隰以懷思兮悵欲去而夷猶嗟王風之
不競兮人各鶩其私智道術裂而民散兮世已久而
莫制燕趙固多奇士兮僅有取其慨慨非天降大雅
兮繁孰爲之表礪聖垂法於春秋兮志雖微而可卽
士明經以致用兮美非后而不食徵天人以爲言兮
河間府志

卷之二十 藝文下

七

明災異之在辟引君致之當道兮情眷眷於悱惻嘉
堯舜而樂三代兮得一士而不能用苟不用其亦已
兮國無人而曷重黜質直而見憚兮弘飭詐而取寵
用舍倒而莫察兮邪正溷而彌冗駢不中乎犧牲兮
執鸞刀而薦犁登羹味以實瓚兮瀝黃流而注茲競
方利以爲異兮攬槩變而去之徒操末以齊本兮引
繩墨而止之下皇皇而靡所騁兮上訑訑以爲得孰
好賢如緝衣兮孰惡惡如巷伯古固難於知人兮誰
多欲而不惑虜虜之見察兮庶師言之允一謂
尹無以加兮雖管晏之企探淵源其尚恥兮又

游夏之儔類何一低而一昂兮槩未量乎夫子之志
曰正誼而明道兮不計功而謀利皎內顧而如斯兮
揆王佐以奚異俾詭遇以獲禽兮固爲吾心之所羞
比柳下之三黜兮由直道以事人百里之飯牛兮豈
汚辱而忘身道有時而詘兮亦有時而伸諒天命之
未違兮獨奈何乎生民

翰金華人洪武初與宋濂王禕並以文章名其卒
在建文初是時北平尚未爲都其云自京師南歸
者文蓋作於元末時

明李賢河間府城隍廟碑

天下郡邑有社稷焉有城隍焉社稷所以養民城隍所以衛民莫不有神主之故爲郡邑者載在祀典禮所謂有功德於民則祀之者也或疑程子云土地之神社稷而已城隍不與是專以養民爲言而不及夫衛民者夫以養民言之固莫重於社稷以衛民言之則城隍亦豈淫祀哉且門行戶竈坊墉表畷之類不過一家一鄉之利尚祀其神而不敢忽況城隍衛一郡之人而享一郡之祀宜矣大司馬河間馬公嘗謂予曰吾郡太守郝君淵之在任勤能興廢舉墜視城隍廟卑陋弗堪乃謀諸同官擇高爽之地而鼎新之經始天順辛巳冬十月訖工於壬午秋九月凡殿宇門廊規模宏敞見者莫不悚然起敬真可謂棲神之所矣茲者走書屬予請文以示久遠惟先生有以惠之予惟郡守之能固不止此言考績之法以祀神爲第一則亦因此而可以知其政也夫神之爲德聰明正直云爾郡守之德必合於神明可知也能合其神則神必享其祀而一郡之賴其休庇且降福於郡守者日見其申重而無已也苟爲不然則觀美焉爾矣於神何有哉是爲記

明林瀚河間縣遷學記

河間爲畿內大郡附郭之縣亦曰河間其縣學故在治之東數十武而南宮正統末郡守嘗以其地弗宜於學儒生日不充額奏請省之附入郡庠者有年比景泰初庠生胡祥請復其舊時邑人程襄毅公方給事黃門乃力贊其事維茲學宮復焉逮今四十有餘載堂廡墻垣圯於雨水者日甚陝右謝公道顯以名御史擢守是郡始至而環視之嘆曰學弊矣在所亟修如歲不登何又明年宏治庚戌秋大稔乃曰是役茲可興矣詢諸輿情僉以泮宮密邇通衢師生每朝河間府志

卷之二十

藝文下

二十

夕講誦市囂之聲混焉車馬之聲混焉郡庭獄訟之聲混焉恒以其弗靜爲病茲欲葺之莫若遷之良也公以其故白於巡撫右僉都御史張公鼎巡按監察御史鄒公魯乃允其請遂擇城之西南舊墟公宇一區前有大澤廣數十畝天光雲影掩映其間魚躍鳶飛物性咸若幽曠而靜斯誠宜學之所也乃謀諸二守岳崇張瑛郡判王樞張琛石銘呂凱節推衛琬皆以爲宜備材料工卜日成之其地舊有公堂五間乃以明倫匾之儀門三間悉因弗改所建者堂之前翼以二齋齋三間齋之南聯九間爲軒屋於堂北者由

居教諭東西居二訓導人皆十間其左爲庖庖三間
右爲廩廩亦三間專董其役者主簿姚深也經始於
辛卯之春凡歷六旬而落成告遷惟廟制尚待嗣立
焉斯役也財用悉取於公家故借力庶民靡不樂於
赴工而忘其勞可謂善興作之謀而得養士之所矣
教諭丁襄庠生林英等特走書道其始末如此予惟
是學始之廢不若中之復中之復不若今之遷也自
是諸生成得置身於靜中而務其所學無市囂車馬
獄訟之聲喧諸耳而奪諸心則德日以進業日以修
而人才將日以盛未必不兆於是學之一遷也吾知
河間府志

卷之二十

藝文下

三

河間古之渤海謝公今之龔遂矣其達政治之本者
歟公名文起家進士嘗爲庶吉士名於翰林遠大之
器經濟之才予素期之記此一善殆未張其爲人悉
其所負云

明李時東光鄉賢祠記

余讀史見唐南陽郡王哀公恕已宋觀文殿學士公莘老俱出東光乃作而嘆曰東光吾郡屬邑也二賢產焉今去其世幾百年矣其遺墟故里尚復有存者乎東光之人有能表而祀於其鄉者乎未幾吏部員外郎廖君廷陳謂予曰哀劉二公備載邑志復有張預公立者三賢敝邑之望也已謀於邑令師君禮祠而祀之矣君其記之予聞古者鄉先生沒而祭於社者亦惟其履道秉德建功樹業或貞節足以定難或忠直足以匡國或著述足以垂遠三者有一皆可

河間府志

卷之二十

藝文下

三

以重當時名後世恕已仕唐值武氏亂偕張柬之輩提衛兵誅嬖臣撥亂反正宮禁肅清唐之宗社賴以不墜者公之功也將作少監楊務廉以營構進公請斥之以昭德無何罷政事流環州爲奸黨周利貞所逼飲野葛數升竟死之至今讀其事毛髮竦然然而公實安焉非其貞烈有得於天性者然耶莘老舉進士甲科爲御史力詆王安石抗疏辨新法之非劾蔡確論章惇修嚴憲條百僚敬憚史稱其通達明銳觸機卽發不爲利誘戚怵勇於去惡朋邪奇中連斥不悔爲公之難夫行業修諸已而禍福委諸天此君子

之恒未足以見公之難也惟公再貶蘄州行時語諸
子曰上用章惇吾且得罪若惇顧國事不遷怒百姓
但責吾曹死無所恨正慮意在報復法令益峻如天
下何不計一身之利害而計天下之休戚斯足以見
公之難矣竟卒貶所宋事如公言尤足以見公之明
也公立不見史傳世代莫能詳觀其擇歷代良將編
集成帙以武子兵法斷其後讀其書可知其人而況
有裨於後也其事業雖未足媲美二公要之亦一鄉
之望是可以不祀乎孟軻氏曰奮乎百世之上百世
之下聞者莫不興起夫三賢之風聞者猶足興起況
河間府志

卷之二十

藝文下

三

至於其鄉而拜於其堂乎又況生於其鄉而得於厭
飫者乎表先哲於既往啟後進之方來斯堂之建也
後之君子尚其因此而可以知廖君矣

明李時鏡河記

任邱南去京師三百里當燕趙之交水陸輻輳河自沙唐滋清三岔口而下東北至河間又北迤於郎家莊淳流縈紆由縣滙於阿陵城凡商賈之所貿遷區野之所浸漑百利是興腴壤攸賴邇來泉源湮沉淵藪墳壙荻莽載望民實病焉蓋十閱歲矣邑大夫鏡堂王君至之期年喟然曰夫令民者將導利而胥播於下也民賴其利而淤其源則焉用令乃鳩工量材孚上董下物土之宜因其便故徒庸之費取諸羨資順民如流民趨若赴不踰月而萬衆之功聿成南北河間府志

卷之二十

藝文下

五

凡七十餘里廣十餘尋亘以巨堤哀若橫帶較之往昔形利兼倍焉邑人士相與言曰嗟乎鏡堂君之利民也溥哉夫自吾邑之建而水陸之勢兼便也自斯河之弗達也陸輓車擊肩負而跣馳凡百轂之任于夫之力弗若一舟之致也引泉鑿流抱甕行汲數里而一罷凡盡日之功不若瞬息之便也今君之浚茲河也觸鱗鱗次帆檣上下千里之材五方之貨陸弗能致者不踰日而集於城下矣四方之所往來習勞而就逸者不_行役而濟矣室廬相比周城而居挹_之河而注焉若家給而戶輸之足矣夫斯河之流也

堂君之澤也則請以鏡名可乎於是邑博劉君
君時弼敘其事句文于予予聞而嘆曰懿哉所以名
河者乎予讀召康公之詩曰蔽芾甘棠弗剪弗伐召
伯所芟又曰弗剪弗拜召伯所說夫甘棠非召伯所
自植也非有滋漑樹藝疏濬培築之勞也而甘棠又
非有流行汪濊之澤也愛其人思其所說猶曰召伯
召伯云者況於經營敷引心力周咨之所建者乎惠
流者思功遠者世渠稱鄭國井傳耿君秦漢以來未
之有改也夫高城深塹邦邑之所以爲固也禦暴興
利循良之所以永譽也夫任邱之爲名也不以任君

河間府志

卷之二十

藝文下

三

之故哉至今民猶戴之後世言鏡河者則君侯足稽
焉二君俱不朽於茲邑矣垂休宣德播之無疆其有
徵於斯文乎君名齊字元修河南新蔡人鏡堂其別
號云

明李時毛公書院記

毛公者漢儒毛萇也公趙人武帝時河間獻王嚮儒術訪禮樂得魯人毛亨詩詁訓傳獻王徵公爲博士公善爲講說演釋其義號爲毛詩卒葬河間城北三十里元至正間總管王思誠卽其地奏建書院設山長一人以奉祀元末燬於兵正德乙亥御史吳郡盧公雍按部至郡詢其遺址慨然興嘆乃命郡守陸君棟闢地冢南建堂三間以奉公像翼以兩廡設重門周垣樹以雜木閱數月厥功告成陸君棟以時郡人也徵言以記時聞古之君子博學乎六藝之文六藝

河間府志

卷之二十

藝文下

三

者王教之典籍先王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治之法也六藝之義弗明天下有不可得而治者況夫詩之爲教理性情謹風教所以移風嚮道尤爲切至者耶六藝自厄於秦火獨詩以諷誦相傳漢興言詩者於魯有申公於齊有轅固生燕有韓太傅然皆詞多同異戾於經旨維公之學出自子夏而其釋詩與金滕孟子國語左傳儀禮諸書合一時學詩者翕然宗之而三家之詩俱廢厥後以授同國貫長卿卿授解延年延年授阿武徐放教授九江陳狹狹爲莽講學大夫東漢毛詩遂盛傳焉迄今數千年學士大夫猶私

淑之宋之大儒稱之曰毛詩之義最得其精又曰漢有儒者三人毛公董仲舒楊雄則其翼教禪世之功夫豈淺哉朝廷崇重文教自都邑以至郡縣皆立孔子廟以公從祀亦既報公矣至於公之藏衣冠之所乃委之榛莽是豈行道興治者之所能已乎茲固今日諸君之意也廟貌既嚴肅乎如在則凡瞻其堂者咸興景仰之心蓋不但誦其詩論其世而已諸君之志不亦可尚歟盧君博雅好古刻意於詩於公蓋有契焉而陸君又克相成之其賢皆可書也於是乎書

明馬中錫甘陵辯

故城古厝地也按漢書紀傳殤帝延平元年清河王慶始就國其年病薨鄧太后送左姬喪與王合葬廣川因置甘陵縣與貝邱俱屬清河郡後又分廣川以益清河而甘陵在貝邱之西清河之東則爲厝無疑矣蓋安帝父慶本章帝太子以竇后之譖廢爲清河王章帝崩子和帝立和帝崩子殤帝生甫百餘日立八閏月而崩和帝之嗣遂絕安帝以故太子之子入繼大統追尊慶爲和德皇左姬爲和德后故陵制得比章陵焉而廣川則今景州德州之地是已然則甘河間府志

卷之二十 藝文下

天

陵之得名或以此城之中央文廟之西有大阜縣志所載有雙豐樓在此俗謂之學房頂者卽陵矣學之戟門右舊有井大成殿之西二十餘步亦有井城中南北大街之西北十餘步及西南三二十步又有井井內各有匿孔其深叵測此恐陵之通氣處也其文廟正南巨塚疑亦耿貴人葬處矣又故老相傳河間屬縣地多沮洳獨故城土厚水甘因名甘陵恐亦非是蓋本邑舊屬恩州卽古貝州清河郡屬冀州桓帝建和二年梁冀惡清河名改曰甘陵亦因慶立名耳郡名甘陵蓋襲其舊云

馬中錫重修條侯周亞夫神祠碑記

漢丞相周亞夫紹封條侯去今千餘載所謂條地者
踪跡磨滅漫不可尋蓋其地介古齊趙之闕今省入
景州無復條之名故漸以湮沒州之西二里許有臺
巋然相傳爲亞夫墓居人卽其上屋而祀之正統紀
元有劉守者從而修完其破壞歷年既久風雨剝落
祠日就廢姚江楊文奎判景州之明年見而嘆曰是
寧淫祠耶淫祠咸謂能禍福人所在壯麗賢如條侯
獨蕪廢若此非有司之罪耶因白之山右張守守曰
是嘗事漢文景者文帝勞軍細柳稱爲真將軍戒太

河間府志

卷之二十

藝文下

三

子稱其有緩急可獨任景帝命擊吳楚踣潁顛戊英
風直節瀕死不衰卒櫻鞅鞅之禍高名卓行足以爲
萬世委質者訓是役豈可少緩乃卽符楊侯任其事
而新之擇材於木昇土於邱需甃於陶付鐵於冶求
粉獲青黃金碧之屬於聖鳩工於肆將從事乃進諸
工及丞徒曰往濟吾事毋淫巧毋苦窳毋靡毋渝精
誠是輸神其來樓汝尚多福衆受命退運斧斤操鋸
鋪爲範模鼓橐籥於藻繪無敢懈其力者越數月祠
告成張侯喜其輸英聿新是以歆明靈而聳瞻仰
昔同寅與紳士大夫賦詩悼前時之久荒侈今日之

與作言人人殊又樹坊於門曰漢將軍周亞夫
從帝賞也蒔柳於垣曰柳營取細柳義也於是拜者
過者禱祀焉者無敢弗虔樵者牧者嬉遊而酣醉者
無敢睨闖於其側條侯於漢厥功固鉅而吾守吾判
其有功於侯亦匪細矣楊君獻績來京謁予言故不
辭

明程敏政與河間太守謝公顯書

昨在府中談及鄉賢祠事閣下欣然欲爲之此誠一
郡之幸舟中不揣盡解書裝繙閱考訂得河間鄉賢
五人以功忠著稱於河間十三人合於祭法所謂有
功於民以死勤事及鄉先生歿而祭於社者因撮其
大畧親書附上事果有成使先正得表章之美後學
有觀感之益吏民長忠厚之風其爲關繫甚大至於
屬州屬縣鄉賢名宦在景州若董相仲舒在滄州若
張文節公及本朝王忠肅公之數尚多自當依例舉
行各爲其鄉之重郡固不能兼祀也祀立之後仍得
宗伯邱公少宰楊公一記庶幾百世之下知此邦盛
舉自閣下始後來者宜景嗣之閣下雖不以此爲名
然所以繫甘棠之思者豈有能窮已哉

明張震獻縣厲壇記

邑有厲壇所以祀無祀也無祀之鬼而國典及之豈
徒仁其鬼哉祭義曰泰厲謂古帝王無後者好尚民
故祀以安之然遠近僻邑豈必有是春秋傳曰鬼有
歸則不爲厲夫無所歸者皆無祀也慮其無歸而病
民故祀之以防患仁之至也然則任事神治民之責
者豈可不加之意乎

明唐世隆修河間獻王陵廟碑

獻王陵在邑城東十里之墟岡阜葱鬱自漢迄今歷千百載而屹然享祀不廢固以道統之攸繫也茲新修廟成邑侯趙公維屏等請記於予予謂道之流行於天地間凡日月之照臨江河之流轉草木之蕃植渾淪磅礴物無不具歷萬世而不容止息焉必有任之者以開其先然後有述之者以承其後若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所傳詩書禮樂周易春秋之所載歷歷可考也自春秋而降寢以陵夷漢承秦後詩書殆烈吾道之厄極矣高帝以馬上得天下不事詩書迨

河間府志

卷之二十

藝文下

三

至文景崇尚黃老挾書之律雖除而禮樂之事未遑惟武帝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斯道庶幾其可興乎天不喪斯文廼有河間獻王德者出脩學好古被服儒術招集四方文學之士購求遺書獻雅樂補周禮慨然以斯道爲己任焉當是時學士大夫咸知宗旨而毛萇貫長卿博士各相師授亦有所據而發明之卒使堯舜禹湯文武周孔相傳之道載於詩書禮樂周易春秋者旣晦而復明旣墜而復續萬世而下得有所見聞人心賴以私淑風俗賴以維持道統之在天下後世殆猶木之有根干枝萬葉而延蔓者之

尋也猶水之有源千流萬派而濛洲者之可宗也夫以世遠言湮經殘教弛之後獨能有功於道統如此其視關閩濂洛諸儒發明紹述之功固不多讓較之轅韓費鄭各受師說專門立業者不大有間乎河間爲王之封國陵寢所在文獻足徵衣冠文物之盛仁厚禮讓之俗藹如紛如未必無所自也迺以帝王苗裔之賢卒委陵寢於荒榛草莽之中此有識者之所以拊膺歔歔欲起儼而表章之也陵舊有祠隘陋不足以昭崇奉隆慶三載學諭魏君知司訓羅君衣稽王之懿德嘉績爲文請修廟於督學侍御陳公省河間府志

卷之二十

藝文下

三

遂允其議邑侯趙公維屏肅將祀典樂觀厥成廼命牛生欽詢謀於卿大夫暨士民之敦德慕義者咸願捐金以襄盛舉爰諏爰度是究是圖區畫有則經費有考爲殿三楹以奉神主爲左右夾室以備燕息爲禮門廟門以便登躋他若設龕象神置器備物垣堵周匝華構輝映歸然煥然規制咸備是足舉千百年之曠典而昭尊王重道之心也已工始於隆慶四年三月庚辰落成於八月乙酉凡有事於獻陵者姓氏皆得附書勒之石爰述其始末俾後之崇德報功者有所瞻仰云是爲記

明張問明吾與亭記

余承守瀛海車馬輻集追趨塵鞅重以簿書羈
霞之性弗克自適幸而斯民直道相與安之又賴
大夫賢仔肩涼德政漸孚洽民稍輯寧越明年公餘
之暇選勝郊原將尋芳而舒志焉城南隙地僅畝許
前受清流背陰嘉榷俯仰行吟熙熙然如在春風中
語之僚友僉謂可亭以懋因出貲鳩工以亭之亭以
後構宇數楹前則建虞枋以通中甬不踰月而落成
諸大夫賓友從而燕焉酒半合言於余曰歐太守亭
以醉翁蘇太守亭以志喜張太守亭則何以也余方

河間府志

卷之二十

藝文下

三

以狂恣燕喜竊比二老其將何名名吾與哉昔夫子
叩羣賢之爲邦由以兵國威張皇矣求以食國本康
阜矣亦以禮樂國容炳蔚矣豈則以同志之多才喜
邦國之清暇莫春鼓琴沂水放歌以一介狂者笑傲
其側夫子顧深與之方今瀛海據天京馮翊之要兵
民禮樂不減大國之繁諸大夫不讓隆古之才而能
條理之郡事清平庶黎樂業咸不負其所責賴及於
余適觀厥成而已今茲來斯亭也舉斯燕也俯臨漣
漪坐憩蔽芾自況狂者寧不宜然亭前虞枋命之曰
清江一曲志少陵曲江之愚亭後厥宇命之曰見濂

志茂叔觀蓮之興皆與狂者意合也諸大夫日當時
諸賢之才邦國之規模也黜也之志堯舜之氣象也
得堯舜氣象以經邦老安少懷澤覃物阜兵民禮樂
在其中矣秉鈞宅揆太守有焉行將天子與之此爲
兆爾豈直空言見與於夫子哉余惟竊名放達固非
所以率人然夙夜靖共而樂與百姓均焉俾斯亭附
醉翁志喜以垂久遠斯亦幸矣聖賢事業則余豈敢
乃舉酒屬客記所以名亭之意如此

明孫緒莎汀賦

古修戈君宇清愛漳水之勝自號莎汀主人甘陵孫緒爲之賦曰

咏洪水之悲流顧漳河之奔放掠滄景以東下渺天
津之在望越瞬息其千里鼓洪波而欲漲汎舟檣之
紛紜類萍踪之蕩漾忽聚塊以橫亘立孤標於衝浪
逝水岐而安流奔濤洄而拱向驚者殺勢狂者止蕩
邊城絕徼抗一旅之師砥柱中流屹百川之障如盍
之承如源之平綠漪映而可愛青莎縟而易生過客
徙倚以忘去主人盤桓而有情爾乃瓠剝而航木橫

河間府志

卷之二十

藝文下

七

而蹈口來百迴興出獨到以詠以觴載色載笑蛙鳴
鼓吹穉穉至稻晚橋識拄杖之聲嘉賓詠烝然之罩
灋有蘭而沅有芷未忘公子之思朝采蔬而暮采魚
雅稱散人之號林邊雨後記春種之薛能水北原南
慕間行之賈島莎之叢生近於仁汀之獨立近於勇
激之不鳴撞之不洶水流而意自閒澤虛而氣不壅
鎮重之士不逐於疾驅雋永之才不困於紛冗念雜
佩之弦韋定名義以持奉彼累榭崇臺名園異沼境
地曩絕林木深窅工疑鬼翰景出天巧嘉賓供具以
來游騷人載筆而幽討萬象秀而爭妍累世玩以爲

一至於豪右勢不容以承葆睥睨之涎方垂攘
奪之謀愈狡一失足於坎穽紛下石於冥眇平泉之
別業盡取於人張祐之荒田積征未了然則蓄大貝
之十朋曾不若半汀之芳草得於我而非貪格於人
而非畱智不相謀力不相逼商不往售農不來植匪
浸灌而滋榮共川流之莫息瞻萋萋之文章懲貝錦
於讒賊近悟春風不世情遠望長天與同色夫言有
淺而致不可窮迹有粗而臭不可測洛陽數畝候天
下之盛衰蘭亭一觴齊生死於今昔事匪希蹤情深
自得誠寄興於一汀卽神遊於八極亂日莎之芊芊
河間府志

卷之二十

藝文下

三

今可席可相行之渺渺兮可室可宮刈而取兮可以
秣吾駒緝而固兮可以奠吾居安能置生計之種種
而補夢幻之蕪蕪

明沈冬魁阜城縣修濬城池記

阜城本漢舊縣莫究築城所從始粵自勝國并
條居民遷播我國家定鼎北都經理畿輔爰徙別
之人以實編籍我民用永地焉然城垣保障之具猶
故也成化初巡撫都御史閻公興舉廢墜維時知縣
林侯恭始因舊址而城之規制寢脩迄今餘二十年
日玩月愒漸至不葺正德辛未畿內盜起秋七月流
寇劫城下燔其關居民無備一時遇害者甚衆越三
年甲戌巡撫都御史合肥張公念惟城池衛民首務
乃移檄亟圖修濬郡守餘姚陸公棟躬詣而計畫之
河間府志

卷之二十

藝文下

三

知縣梁侯奉命惟謹遂播告於衆鳩材計工刻日從
事經營於是年十月閱兩月而告成城增高一丈廣
如之城門六改建層樓池增濶二丈深倍之宏偉壯
麗一方改觀蓋自縣有城以來集獲之善保障之雄
未有加於此者也梁侯介書於京請文刻石以紀歲
月予惟設險守國大易有訓峙乃楨幹曾頌特書蓋
自古爲國者未嘗不以屏翰爲先務顧今承平歲久
障塞日遠卒然事變而莫爲之守及罹兵燹之後人
幸苟免恬然忘危而莫之懲是猶病小愈而不求治
其復作何哉今幸中丞守令之賢予邑人樂得

障且善其使民以時義不可無紀而思一言以
後孟子曰地利不如人和使繼今守吾土者皆以
民有恩閭民有法而用協於邑則地利人和並得其
美我民世世子孫得以爰居爰處永奠無斁矣幸勿
專恃城郭池溝爲險哉梁侯名愷山西澤州人說以
使民可稱也分董是役而有勞者則縣丞郝君寶高
君璣主簿馮君淵典史常君林也

明周世選故城新遷縣治碑記

故城古蓼縣膏池地唐貞元間始置今縣歷宋而元
爲縣爲鎮或置或廢嘗隸貝州今爲河間府屬邑徵
之志舊無城郭惟官署列衛河之濱成化二年府守
賈公忠奉詔建城濬池於署北里許嗣是吏治因循
憚於改作積有歲年城垣傾圯今上紀元之四月兵
憲水峪曹公科知狀議曰縣有城池以資藩翰備不
虞有治所以宅官徒聯衆庶城無民則邑虛治不遷
則民渙興革重務莫是過也上之撫巡撫巡是之時
沱南李公紹先始知縣事承劄顧而言曰先信後勞

河間府志

卷之二十

藝文一

碑

若古有訓吾未施於民而遽勞之衆其謂我何旣數
月大張化瑟羣情效順迺即城之中度地亢爽布位
經營聽序屋宇門屏階垣廣狹延袤各有規制櫺櫺
楹楔塼埴甃甃堅茨丹堊儲材括舊以需用具所不
備者斟酌飭之城池之尺度樓櫓埤堦之規模遠觀
隱廣弗遺弗疏揣工量費計金七百有奇不使或糜
總境內編氓而籍記之里有定夫夫有定日日有定
役不使或亂出納有稽分董有官十人五十人百人
各有位長互相覺察不使或渙或逸李公又自閱朝
暮較勤惰以總其凡不使或偏或徇九月鳩工從事

明年二月官廨以次就完城塹築鑿甫施工力李公被徵爲南道御史縣幕詹君相迺承專理之檄無何新尹黨侯至協心殫慮畫墨定衢秋九月爰告成事內而堂宇宏邃門闔洞豁長貳尉屬視事燕憇翼翼委委咸適所宜吏舍神祠深靚嚴肅倉庾牲禁奧固扃密達達橫街市環周廬偉麗博厥井如渙如外而高墉峩峩重郭言言女墻宿列鴟尾雲連襟抱峻流背繞沃壤巋然盤踞屹成鉅方士而遊息賓而館敷旅於途商於市熙熙倏倏改觀易望物象風景蔚然其頓殊也自此通貿遷則以藏富銷奸宄則以彌亂

鍾奇孕秀地靈人傑不日畿輔之望邑哉是役也水峪公創謀省成沱南公慮事率作興舉曠典勛爲較著若巡按少卿郝公杰省風採議首振綱維巡撫曹公亨溫公如璋綬猷明法繼單經制太府朱公裳宣度達情體要明察黨尹則恪勵承事克底成績詹慕則督辦勤敏無稽無缺是皆有功斯邑民用永裕選惟天下事或興與廢各以其時而應時興事實惟其人非時曷因時非人曷成吾邑百餘年來縣治幾議遷置城池幾議修築任司牧者方迹旅視官望望然計資年以去顧此彈丸置而弗理際其時過其人

孰意有今日乎聖明御極賢哲奮庸分符列采濟濟
得人以謀以斷眞固封守一邑如此推之一路又推
之天下舉可知也識者將深爲世道幸豈直曰一邑
攸繫已哉雖然有善作貴有善繼善繼之者明也不
善繼之者怠也繼之弗能又從而敗之者悖也善繼
未幾旋惑異說而徙改不常者妄也後之人不足於
明怠邪悖邪妄邪視此亦可省矣若夫興造之後繼
以恬休平徭減賦黜猾禁俠以息吾民庶人和篤而
地利彌固又在當事諸君子加之意焉爾

明樊深河間青陵橋記

河間縣城之東舊有青陵橋蓋昔澗河之水自西南而注沙河之水自東南而注胥經其下此橋足以束其洑流不致爲田廬害迨橋圯而隆慶戊辰洪波突溢直抵城下洶湧之勢駭人心目當事者遂開蘇徐二口分殺水勢城郭幸無虞而東南極望水無涸時至今數十里膏腴之田久絕秋穫往來行旅多爲篙夫楫兒所困卽時近寒又惕於薄冰之履於是前令夏公修城南橋道旣效城東尚闕焉已而連城趙公令河間期月政成化行暇日顧之喟然曰梁杠勿修爰鳩工飭材創爲橋梁連亘六里許肯壘土爲道高厚可障水自萬歷十八年二月經始以是年六月訖工卿大夫美公此舉足永賴屬予記其事予惟國家興作重勞民重傷財長府之爲聖賢識之亦爲可以已而不已也茲橋之作固役之必不可已者而趙公惜財愛民距橋工竣計月凡四工匠夫役合用數萬公悉出錢穀募之無擾於民時歲適饑空乏者得反藉募值以濟困餒是年春夏旱甚民卒晏然是不稱爲且稱便也橋故無所仍凡材木百物所需一出於

公人見其工之成而不見其用之拙是財不傷且稱
裕也趙公善政可錄者甚多不盡述述其大者則茲
橋道是已爰採邑人之謠而爲之謠曰瀛城之東滹
沱所鍾昔稱膏腴今潛魚龍河伯其駐馮彝是宮極
日兼葭行旅弗通卓哉趙公鞭石駕虹成之不日展
也奇功利濟溥矣陋茲舳舻浮孟橫海或云鑿空李
冰七星亦屬夏蟲惟茲橋構孰悲途窮煨煨駸聲穆
穆清風億萬斯年滄海與終

明張汝蘊獻縣文翰亭記

文翰亭舊掌教會講堂也萬歷乙酉春獻人掘地得
石刻六方以獻余命工人濯剝其塵垢諦觀之爲記
凡二爲詩凡十四乃成趣園倡和金時名公所贈梁
子直者梁公前無考按記文所紀蓋有德而隱者余
異其事不敢自私而請之當道僉曰此獻古蹟宜寶
而藏之母致遺棄也余遂謀於少厓李君移之會講
堂厓焉夫講堂文翰地也詩記文翰屬也故扁其亭
曰文翰云李君乃進而請於余曰昔司馬子長作史
記而於儒林傳獨詳何者藝文國家所重故學士大
河間府志

卷之二十

藝文下

吳

夫往往先之公銳意獻志久矣而每以藝文爲歉今
觀成趣園刻文逼秦漢古律諸體當於武德開元中
求之蓋豪然希世珍也以希世之珍而甘溷於塗泥此
所以天不愛寶時而出之爲吾公修志之一助不然
大定以來無慮三四百載何不先後而會逢其適若
是乎此誠盛事公不可以無言也余再拜而謝之曰
君之言至矣盡矣余復何說哉故述其所以詔我者
而識之

明張汝蘊獻縣題名記

晉人有言鑑形以水鑑德以人語勸懲也獻治故無
題名宦遊茲土者如逆旅之視過客卽鴻名彪炳人
有頌國有書者亦皆不知其爲誰氏后之君子將何
所藉以從違乎歲壬午余偶承乏調自東安待罪且
三載乃得以次從諸父老及薦紳先生質所難與前
政之可因可革者將以自考也諸父老及薦紳先生
間以數君子稱者其姓氏或闕焉余因大懼亟欲勒
石存之而又莫可遠鏡及考洪武九年易獻州爲縣
而知獻縣事者自韓公廷載始乃采韓公而下四十
河間府志

卷之二十

藝文下

七

人旣鐫其姓氏矣復一言以紀其事吾聞觀孔悝之
鼎而思忠見元常之釜而戒誥自古誌之矣然則觀
斯石者寧不瞿然興思乎思則某也當法某也當戒
將惴惴焉如師保在前而有不敢一日肆我之勒斯
石也詎不爲司事者之一大鑑哉

明金燦任邱新建八蜡廟記

蜡之爲言索也索羣物而合享之報成於歲終先王重民之心寓焉記曰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故蜡之祭索民之蓄以致之神曰土反宅水歸壑昆蟲毋作民蠲其蓄而後神嘉之夫水土之蓄曰旱澇昆蟲之蓄曰蝗有一於斯不可言順成蜡之所不及也是故黜其方守之神不歆以祭世衰禮廢先王重民之心微蜡之名數不存久矣任邱古趙地而境於燕召公之政所流著廟之以蜡名也其猶古之遺乎余令任邱之

河間府志

卷之二十 藝文下

哭

二年屬時弗登閭閻躋食歲己丑蝗飛鄆天正晝虧日余怒焉憂不知所自出乃輟治舍郊佐吏民往捕或曰邑西北五里故有蜡廟蝗入禱輒應余曰嘻有是哉古之制也雖然古也祭而不廟今廟之而神有尸矣神有尸不食其土故蓄之由耶禱可遂戒幣先往余後行愴恍若夢遇丈人兜矛金羽威武甚類迎余者北至廟則翼然繪壁間見矣余心異神之爲靈也若是其相余以蠲民哉既三日蝗果悉去又再旬田間復以告余出視則漫園布蓋然前日耳於是率邑老幼如故事入齋曰神必毋怠後其示我兆旣

出若復有所見耳。麟然過車馬之音焉。余益信
顯相我矣。遂督民急捕得蝗數千石。歲幸有秋。於是
闔境歌呼神德。謁余求新宇。廟報祀無窮。邑薦紳大
夫咸贊厥成。曰：民固愿出私直以助費。余聞而可之。
畫定會當塗。有欲撫爲媒孽者。事中寢。吏民咸鞅鞅。
雖余心不能無慨然也。以爲志有營而幾則否。神其
毋冥責乎。聊拓垣加新厥貌。告衷於神。自是邑或菑
禱應無弗響。隨者今年秋。令尹王君諭於衆。乃大闢
新之鳩成焉。念茲役倡始於余。走使屬記諸石。余惟
古稱順成而蜡。通於茲神。可謂能任其方守矣。禮有

河間府志

卷之二十

藝文下

祀

之禦大菑則祀。豈獨蜡之所宜及哉。或曰：廟其神而
祀不以時。非古之所謂蜡矣。存其名則黷。且孔氏之
徒不言怪。子記所云不近於怪乎。余曰：然不曰蜡名
數之不存。耶廟而存其名。蓋告朔之類耳。孔氏之徒
諱言怪爲其無有而眩人也。余之遇實親觀其然。近
於經所云見怪物曰神者。欲無記可哉。於戲。余去任
卽五年報不塞。神惠心未始一日忘焉。乃王君克成
之視。余則慙矣。君名齊。字元修。新蔡人文學政事。蓋
彬彬稱其官者。

明崔鴻轉戒石記

帝王有格言爲民牧者戒俾天下刻諸石而日而
欲其目接心警庶不敢欺天以虐民耳凡司府州縣
牧民者罔不樹戒石以面戒言爲制也同獨交河縣
矣其制雖面戒石而不面戒言嘗考其人則元至大
間邑尹郝公爲之始其後來繼尹之人亦莫有覺其
非而正之者噫嘻面其石不面其言於日接心警之
義何耶或者謂郝公尹交將於民有虐於天有欺而
慚見戒言乎夫牧職未易稱也賢者猶有難焉雖然
苟盡吾心以牧之俾民受尺寸之賜卽於天免尺寸
河間府志 卷之二十 藝文下 季
之誅在人自諒而已然必覩戒之有常而後守戒之
無逸由是觀之則戒言當面不當面可知己余尹交
邑亦食民脂膏者舉政能無過矣乎至於欺天虐民
竊自謂不敢也然古訓是式尤其至願因改郝公之
陋以新厥特亭迺轉其戒石以面其戒言庶於日接
心警之義有取焉遂書其說

明馬中良交河縣題名碑記

竊聞守令者君德之通塞關焉民命之安危係焉其責任至宏鉅也粵自唐虞三代列爵分土未聞有所謂守土也迨嬴秦罷封建畫天下而郡邑於是守令之名昉焉漢以後或爲令或爲牧或爲刺史其稱不同均之有守令之責國家受命制作聿新雖官人之法間以漢唐宋爲則而三途之用六事之嚴視昔則尤爲加美以故郡守縣令之臣罔不兢兢各盡其職著勲業持節介多以得人稱猗歟盛哉萬歷乙酉予獲宰河間之交河小邑也雖土地人民不及他邑之

河間府志

卷之二十 藝文下

五

蕃且沃而君德民命之係則一而已矣苟非其身足以端本德足以風下仁足以澤民敏足以應事蒞之鮮不上負君心而下貽民害也予謬以散材忝茲任每怔然惕若矧交爲畿甸邑而治之者恒不易乎夫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今者鑿古者也於是詢撫先哲考證前猷懲其非法其善冀以爲予身寡過之助然猶懼無以示後也彙嘗宰是邑者姓名籍銜鐫之立諸廳事之左予而上得若干人予亦名續之俾來者庶有所觀覽云

明俞繼登泊頭鎮重修西城門記

泊頭交河支鎮也鎮故無城嘉靖辛亥邑侯弼入袁公恒以鎮西去邑五十里而遙東濱漕河郡之行河者分署在焉又有驛傳以給舟楫之往來徼司以伺商民之奸宄思所以置衛也於是度地形爲土城三面東臨河版築無所施則緣民居而稍飾之加女牆於其上爲門六每當夏秋河水溢日夜齧岸力不能與水敵歲壞民廬舍且并東門沒於河日月旣久三方女墻亦漸剝落隆慶戊辰郡倅雲中張公應武易之以磚他未遑及也予自入官背鄉井者十有餘年萬河間府志

卷之二十

藝文下

五

歷戊子以使事便過里中見巷術蕭條閭閻荒廢城諸門俱圯不治而西門爲甚樓櫓無復遺嘆息者久之乃稍捐俸餘爲父老子弟倡遂推擇鎮人常君守儉司出納杜君宗堯王君應化時朝夕督佐之募工庀材經始於己丑春二月至庚寅夏四月而門成門視舊濶十之二建樓於上視舊倍之常君爲予言諸所經費衆人入之一人出之不可以無記也而即以屬予予蓋終始其事而重有感焉夫鎮之在郡中猶黑土之著於面也而鎮市租輸於郡者歲數百金其

供應幾當郡之半在邑無論矣年來饑饉薦臻百

姓無以爲命游食漸繁生事日蹙交易不行商賈離
散凋瘵極矣邑大夫隔重關焉郡大夫隔九閘焉奚
繇悉其狀而隱之也故自始成城以迄於今纔四十
年計工較費視在昔二十之一耳然始工成於朞月
而今踰年始竣者非人力有巧拙蓋物力之豐耗倍
蓰而什伯也嗟乎歲復一歲曷其有極所恃厚之不
困節其力而不盡在良牧加意而已予不佞不勝桑
梓之憂因紀事而漫及之

明王斗寧津令葉公詞告本主文

維嘉靖某年某月日故寧津令文峯葉先生祠成
知縣事柳江謹率僚屬洎鄉士夫士子以牲醴再拜
納主而陳告焉嗚呼先生吾不知其何如人也亦不
知其何修而有是於吾人也歷抵今之爲政者卽大
法則民嗛大假則民褻嗛與褻惟恐其去之不亟也
祠云乎哉側聞先生嘗震懼一方矣而民弗嗛嘗惠
澤一方矣而民弗褻豈所謂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
庸者耶嗚呼先生當於三代之英求之矣夫祠之言
思也民思其德而祠以奉之也是故阿好者無所用
河間府志

卷之二十

藝文下

七

其私偏惡者無以蔽其公蓋出於人心之不容已而
天理之不可誣也初先生之卒於官也兒童走卒奔
號躄踊婦人女子對泣哽咽以至弔哭之民日充衙
宇而聲震城市雖行道之人聞之莫不潛然淚下也
嗚呼若先生者奚容以弗祠乎哉故倡此舉者滕生
也翁而從之者非滕生也固先生之德之在人心者
爾也夫祠起於心心者精爽之會也吾民不忍忘於
先生而先生忍忘於吾民耶歲時伏臘以薦以祀精
爽流通感格馨饗則斯祠也亦非徒也惟先生之神
尚其安之哉謹告

寧津令葉好問已載官績復錄坪此文表之

河間府志

卷之二十

藝文下

五

明鏡春獻縣重修五節石橋碑記

余聞鼉鼉駕而周穆游馳斯飛駿魚鼈浮而東明
濟彼擊弓故通朝宗於萬國結流軫於九區匪藉津
梁曷資利涉惟茲漢獻舊壤稱爲瀛海通衢孝弟力
田民仍標枝野鹿之世絃歌誦讀士有菁莪棫樸之
風莫不矢志念急公同心赴義苟有興作馨鼓弗勝蓋
樂善之在人心歷千百年不替已於是獻南境界以
洪河爲滹沱之下流合徒駭而奔逝轟雷噴雪浴日
吞天灑淼汪洋驚魚龍之出沒漂騰洶湧恍鸞鷲之
回翔雖砥平矢直之途柱維若缺卽航海梯山而至
河間府志

卷之二十

藝文下

五

飛度奚從此王政首急杠梁庶烝涉無虞滅頂也然
斯橋也翔於正統之初年再造於成化之辛丑修於
宏治之己未重修於萬歷之己酉屢經墮復幾費人
徒皆繇水勢建瓴漲潦暴溢兩涯激蕩齧岸崩陲所
以行者相顧逡巡望之莫不太息茲又鼎新於崇禎
之壬申者也諏日量功畧址程物上培厚土中隱金
椎取材則新甫徂徠鳩工則奚斯匠石蓋不必勞精
衛之力揚驅海之鞭忽見天矯長鯨騰洪波而張鬣
蜿蜒玉螭飲飛澗以流霞水至此而滌洞聲漸厲齒
舟從中以迅邁影落鳧毛於是前輓後推擘擘軌聯

輻輳彼視此履攘攘踵接肩摩朝覲會同集其球
載見達情宣德賁冠蓋於遵途真巨麗之崇觀不
之盛事已縱計得三百餘尺橫計得三十尺其倡之
者爲刺史王逢元主之者爲縣大夫李粹白至若獨
肩其任捐橐若干兼募零星以成是舉者爲邑之善
人劉尚用石守志張九敘等先是己酉之役實余爲
政轉盼倏忽廿有四年追維疇昔感念并州趨事子
來後先若一甚矣獻之人輕利而重義樂善而效忠
也余故順羣情之請援筆爲記且繫以詞彼夫追攸
墜而詠澗酌念孔邇而歌汝墳祇以增慚於余何有

辭曰瞻彼滹沱洪流湯湯平津移鎖巨螭成梁素波
飛練桃浪流香雲橫奔騎月滿餘艎乘驢下托牽牛
南驤漢兵可過元凱宜觴貞珉紀勒厥功煌煌

錢春江南武進人官戶部尚書常令獻縣故爲此
碑五節橋卽單家橋正德中五女爲流賊所掠至
此不辱共沉水死因以名焉

國朝徐人鳳瀛州守顏公贊

有明崇禎壬午大兵下河間知府顏印詔
之並焚其家屬四十餘口僕有呂姓者冒火
出其幼子而公嗣克延

夫人死生之際憂憂乎難言哉孔曰成仁孟曰取義
卽朱子所云天理之正人心之安也天理之正何義
也卽仁也人心之安何仁也卽義也雖然猶有辨有
合乎一時之義有合乎萬世之義合乎一時僅一人
一心之所安合乎萬世斯天下後世人心所共安是
故鉏麇荆軻聶政之流一時之義龍逢比干伯夷叔
河間府志

卷之二十

藝文下

五

齊萬世之義也一時之義慷慨蹈之萬世之義從容
赴之故曰慷慨狗節易從容就義難繫維顏公守瀛
僅數月耳兵勢孔熾孤城絕援何妨解印綬去卽不
然臣力旣竭身隨城隕亦足著明大節矣且渤海去
公鄉僅數百里思患豫防寧不能爲保全家室計乃
畧無顧戀舉室自焚一時數十人臣死君子死父弟
死兄妻死大僕死主事非涉於勉強情不近於沽名
天地諒其孤忠鬼神爲之飲泣猗歟異哉所謂萬世
之義而爲天下後世人心所共安也昔顏子從孔子
於匡有所深信而不敢輕死公爲顏子之苗裔其於

死生之際寧不斤斤慎擇而必捐軀死之而必受
人共捐其軀以死之蓋必死之而後公之心安必其
死之而公之心既安卽數十人之心亦安義之盡
之至也使當日顏子處此不且異世而同揆也哉主
僕之出其子僕之職也程嬰公孫杵臼之屬愈於死
也然而非公意也非公意而幼子獨存以衍公之嗣
而昌公之後冥冥中必有鑒公之心而假手於呂者
是又人心所共安而天下後世之人心所欣幸而其
安者予小子高公之義爲之原其心而系以贊贊曰
赫赫顏公實建臣極作守於瀛孤城孔棘大厦不支
大節是植戚屬維繁忠蓋維一蹈死若節炎火烈烈
義僕奮身克延弱息天鑒式臨人心允協懋昭大倫
如日月揭凡百君子是儆是則於萬斯年仰止無斁

國朝李澄中景州張氏雷琴詩敘

予讀成連水仙操及嵇叔夜琴賦每嘆其善言琴德而昌黎見女壯士之喻亦得之琴音離合間未聞綠綺焦尾之屬有傳之數百年遽相寶貴見諸文字者水部張晴峯先生購古琴長安市上後膠漆解散見其中有大唐雷氏斲及宣和字始信爲雷琴無疑嗟乎物之待人而傳豈不關乎其數哉雷琴名雖舊必待膠漆解散而後知則其棄擲於世久矣凡物之成作者不能使之傳藏者不能斲其不傳賞音之君子往往無心而得之而其傳乃大且遠吾聞雷威之製

河間府志

卷之二十

藝文下

卒

琴也每於峨嵋風雪時坐深林中聽其連延悠颺者取之世稱雷公琴意其人殆寄情蕭遠偶爲之以自怡悅者耳安知數百年後遞相寶貴若此哉而一時士大夫聞其事者莫不連流嗟息發爲咏歌如見其披蓑酣飲獨入峨嵋審聽時蓋古人專一藝必有精神貫結其中非徒耳目之翫也或問雷以音取名如大小忽雷之類故明齊藩畜名琴二其一號小春雷後流傳民間甫三四年已不可復識此琴自有唐歷五代入宣和御府以迄於今其間所經干戈闕闕水火播遷金盃玉魚園陵不閱孔鳥漢劍漸滅無存

而乃能自全於劫灰之外待好事如晴峯者而
夫非其盛衰之數然與後之覽者因詩以重琴
以想水部之風流則取雷氏所斲而系之以張公豈
不可也集中詩凡百篇云

河間府志

卷之二十一

空

國朝村詔送李鄴仙太守歸景州序

鄴仙先生姓繁星邊根盤一上含毫削素並顏謝於江東夾轂影纓埒崔盧於河北有懷經世釋屨清時何意投艱牽絲劇郡蘭陵春暖縮銀綬以專城梅塢花繁耀朱幡於列岳自一麾而出守卽十部之稱賢酌貪泉於石門儷茲清節返明珠於合浦端號神君體任棠置水之懷等趙潁縣瓜之雅雖卧閣以無爲或製鞭而不用而欺闇者視同秦鏡醜正者畏若堯羊公子江邊恒見白鳥之舞讓王城畔時聞羣雀之來乃三公服未賜喬卿一匹絹誰詢胡質魯展禽之

河間府志

卷之二十 藝文下

空

被黜大有人言陶靖節之解組祇思歸去翻翻黃葉共驚搖落之情渺渺清江欲奏別離之曲嗟夫時也不齊天乎難料廉公尚健豈無再用之期李廣難封尚有先驅之望然而風波未靖鈞黨相連陳太邱之重望旣車覆於前張益州之清操復甑破於後蔽浮雲於日下闕棋局於橘中犀非蠲忿之簪萱豈忘憂之草劔舉幡而訟司隸愬劇剝膚彼持節而聽輿人哀如充耳則夫輕車就道單舸遙歸茗椀筆牀跌蕩東山之壑奚童小駟逍遙西洛之堂而且荀里皆龍謝家多鳳河北名紙字寫文鴛江左稱書還呼湯

芹宮乍啟黃琬對日之年桂圃旋開楊修食果之歲
於胥樂矣尚何求哉噫嘻惠露仁風尚灑三吳要輔
玉麟銅虎誰爲千騎長人較魏郡之五果孰蕃并山
陰之一錢不受滿城砧杵託明月以相思三疊陽關
逐秋風而徑去

國朝張華年重濬惠民渠記

水利爲立政重農之本賢士大夫無不亟講焉故疏
濬決排行所無事凡皆以利爲本利得則害除害除
而利大矣景固下隰方幅百里地勢平行無所施其
引漑其利宜洩德州故城上游瀝水踰溢入境田疇
廬舍幾被淪胥民社城垣屢遭侵齧往時築護城隄
僅周吾圉而環帶汪洋罔知歸宿明宣德間州大夫
劉公深自城北隄外開渠道入千頃窪直達交青由
運入海久不復治嘉靖間馬公進階更自城南隄外
轉西而北鑿渠引注民懷其惠號其渠曰惠民蓋治
河間府志

卷之二十

藝文下

畚

功成而頌聲作也隆萬間衛河水決許公東周復自
城東隄外闢土開溝繞隄北注合於大渠東顧可無
憂矣 本朝順治十年河決老君堂羅家口水勢浩
瀚護隄崩潰城復於隍王公瑞駕舟督濬積水頓消
康熙四十二年恒雨爲災周公鉞疏渠拯溺民始又
安是我州之利害繫於惠民渠之通塞不大彰明較
著矣乎雖然智必出於幾先功每成於善後臨事而
圖者非哲也苟且幸安者非忠也雍正四年趙公宏
烈博諮水利衆請濬惠民渠寢不果行乾隆二年四
年疊被水患民甚困迫署牧程公士敷如衆議濬之

迺於上游衆水來歸之處南曰大洋村西曰江江
各穿一渠以殺水勢其起自大洋者沿古道穿鑿
抵城南故渠以收南來之瀝水其起自江江者繞西
北屈徑而達於向化屯橋下與大渠合以收西方漫
漶無垠之水工未竣而海虞屈公成霖以進士來守
茲土下車周覽喟然曰大洋江江州之氣口也惠民
渠其腹背千頃窪其尾閭也血脈常通病何由入爰
踵其事益加畚鍤而工始告成卽地起名曰大洋河
江江河示不忘所自也嗣於乾隆十年繕完城役之
後挑築護城隄延袤一十六里又訪許公所開城東
河間府志

卷之二十

藝文下

奎

水道疏濬支河達於大渠自是一州之水悉滙惠民
渠東北入千頃窪而水患可永息矣此固講其事於
幾先而不安於苟且者也公之惠民不與劉馬諸賢
牧先後一揆而集其成也歟華年宦遊四方近歸梓
里觀我公興舉廢墜善政多端而水利聿修尤農工
之切務生民之大命也我州之服疇食德拜公之惠
頌公之績者其能一日去諸懷乎是爲記

國朝劉鵬振景州新建富民倉記

經曰政在養民又曰事豫則立自古道隆邇治無一
以養民爲首務蓋養民之道備然後防患之用周卽
遇水旱非常不爲災也景州舊額積穀二萬五千石
以備緩急其倉廩之設曰廣積曰預備者明末俱廢
官爲捐蓋土厥貯之乾隆九年國家以戶口繁庶詔
郡邑增廣其額景固大封例應峙穀四萬石而土厥
不能容州太守常熟屈公成霖謀擴舊址於舊倉西
北得隙地焉平行高爽鳩工飭材建瓦厥三十楹顏
其榜曰富民而命愚爲文以記之愚按古之富民者
河間府志

卷之二十

藝文下

三

耕三餘一耕九餘三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雖堯之
水湯之旱比戶有備而民無菜色自後世寢失其道
家鮮蓋藏一有不虞移就蒲羸者紛紛如蟻國家卽
糜鉅萬而溝壑之填然後得免是藏富於民固所以
常備非常也凡我景民體我公之意而各自裕其身
家自今以往覩困麓之修並怵然於天道之可畏而
勿私心覬幸於仰給之有資其益屏爾逸毋惜爾勞
仰事俯育之外務爲節儉飲食酬贈婚姻喪祀之費
勿侈其觀如此則豐亨裕大之象卽未必旦暮可幾
而旱乾水溢之偶乘當不至束手無策但延頸跂足

於官倉也他日烟火萬家民氣和樂而此倉充裕無事啟發乃於我公命名之意相副若第以規制之宏敞鉅工之獨任以爲我公震且矜是惡足以知公解壽斯民之意也歟倉制西向者十楹南北向者各十楹楹深倍丈廣丈有二尺甌高丈有七尺砌以廣甌覆以陶瓦繚以周垣中爲大門倉額懸焉經始於今年四月十九日告成於六月二十六日倉基周圍五十二丈有奇乾隆十年七月朔日記

國朝王奐縮高馮唐里居辯

人物各產其方貴於存信豈可因地名偶同遂以方之賢入風馬不及之地哉景州東光舊有安陵之名舊志撰人物遂取六國縮高漢馮唐並載志中之知安陵有三一在河南史記漢書括地志潁川郡鄆陵縣六國爲安陵屬魏此縮高之所以爲安陵人也一在陝西西漢安陵縣屬右扶風漢惠帝陵邑也此馮唐之所以爲安陵人也若夫渤海郡之安陵則曰東安陵晉時所置加東以別於西南示不等也觀縮高之子爲管守信陵君遣使之安陵君屬遣縮高以

河間府志

卷之二十一

藝文下

六

攻管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詔襄王以守此土也手受大府之憲曰子弑父臣弑君有常刑不赦今縮高謹修詞大魏以全父子之義而君曰必生致之是我負襄王之詔而廢大府之憲也襄王梁惠王子戰國景州東光屬趙史稱趙割河間以事秦又樂毅奔趙封之觀津今東光是也無所謂安陵者且趙有襄子無襄王至武靈王始稱王其先簡子襄子止曰簡襄王是襄王斷爲魏王而縮高之斷爲魏臣其係鄆陵人無疑矣漢右扶風之屬置安陵以其爲帝陵故佞幸籍孺閔孺徙家安陵示親匿袁盎父徙家安陵

馬唐大父趙人父徙代漢興徙安陵不聞其轉徙何地也是安陵在漢最著豪右多居之而唐之家安陵自先人以來爲日久矣若渤海之安陵晉置而北魏因之隋大業遂併入東光以後廢置不常烏得以千百年以前之人物濫載此土哉

國朝多時珍日華宮賦

漢有賢王厥名曰德胙土分茅形勝之域建國河間
屏藩帝室力學好古世莫之與匹求典籍於四方蓋
金帛之弗恤是以先秦舊書羅列於前面百無一失
較夫淮南之所好則不啻彼虛而此實既搜異書復
求君子海內英流聞風興起彼齊魯之鴻儒吳越之
碩彥莫不連袂於燕南趙北之間而趨之如流水王
則顧而樂之日寡人不佞始願初不及此何幸望君
子之後塵羣向河間而戾止惟虞夏之遺文商周之
故帙與夫諸子百家之著述賴諸君子補其散亡而
河間府志

卷之二十

藝文下

三

闢其義理寡人有衣不敢自衣寡人有食不敢自食
願與諸君子共之相與談經而論史分封既久來者
日多繽紛劍佩笑語吟哦慨旅館之湫隘擬君子之
切磋於是大啟爾宇新宮嵯峨文石則採諸岩洞大
木則從自江河經營締造宛若鸞坡著日華之佳號
歷千載而弗磨繫宮之左清齋相接瀟灑無塵吟風
弄月架滿縹緗以繙以閱可濡墨而亡憂可呼茶而
消渴繫宮之右間庭排列一望疎櫺允稱修潔裊裊
爐烟晨夕弗絕助博雅之高懷殆幽人之窟穴計其
附宮之館蓋甘有餘區專以迓君子之車轍而且時

名葩植異卉弱柳垂青喬松挺翠循碧檻之蜿蜒眺
朱欄之迢遞既不淺陋以荒涼亦不纖濃以靡麗蓋
參酌於華樸之交以聽諸君子之朝游而暮憩方其
散處於館也或訂古禮或考古樂各有所思神情隱
約凭室內之几筵挂階前之幃幙旣莫往而莫來豈
或驚而或愕及其聚處於宮也孰好附會孰好穿鑿
異曲同工不須唯諾殫爾我之精神滌古人之糟粕
旣各吐其胸襟宜解衣而磅礴王於是揮塵而前其
貌肅若聆君子之教言多先知而先覺發大塊之文
章續千古之絕學庶得藉手以報天子見藩臣之近

河間府志

卷之二十

藝文下

七

清而遠濁共或春日遲遲百花爭放王晏於宮特開
新釀夏日炎炎晚涼月上王晏於宮荷香盪漾秋日
淒淒飛鴻在望王晏於宮爽生屏障冬日凜凜雪鋪
街巷王晏於宮四垂暖帳蓋賓客之滿前洵優游而
舒暢嗚呼粉白黛綠世所樂也孰若王之築舍以禮
賢品竹彈絲世所狎也孰若王之虛席以授箋馳驅
田獵世所縱也孰若王之揖讓以鳴謙宜乎聲稱不
朽而日華遺址恒爲弔古者所留連夫宮以日華爲
者何也固有所取乎爾日之輝無不照也徧乎六
乎爾言乎華猶不易得也日之正午乎爾王殆謂

昏者流猶夫長夜之冥冥也吾則天闢日明之庶不
覩乎爾辭曰宮崔嵬兮瀛郡之南賢王締建兮碧瓦
如山王則博雅兮惟古是貪優游於宮兮俯仰無慙
旁列館舍兮瀟灑幽閑中何所有兮錦帙瑤函文人
考訂兮饜飫沉酣古學昌熾兮近搜遠探玉每讌樂
兮掀髯而談宜世之歷數賢王兮必首屈以指曰漢
之河間

國朝李基塙重修南北二壇記

乾隆八年自春正月至於六月不雨

天子閔焉發帑賑恤有差於時景州守屈公成霖奉
行爲諸郡最明年有秋又明年乃修社稷風雲雷雨
山川壇昭明祀事以致其爲民請命之意屬州人李
基塙爲文記之塙按舊志北壇主社稷南壇主風雲
雷雨山川肇自前明洪武二年不治者幾四百年矣
今卽其舊址鼎建如律令社稷壇廣二丈四尺崇二
尺四寸陛下視四級社有主石爲之銳上濶下崇二
尺四寸廣尺神門東北向廣六尺崇八尺風雲雷雨

河間府志

卷之二十 藝文下

三

山川壇尺度一如社稷之式神門南向二壇各繚以
垣袤二十六丈四尺經始於十年五月初二日六月
初七日落成工直計錢十五萬三千五百有奇公俸
餘也蓋塙辱承公命爲撮其規制經營之大畧如是
而竊有說焉社稷土穀之神也諸侯祭以少牢封內
山川歲得有事是皆著於周禮掌於大宗伯之官風
伯雨師諸郡得祀昉於唐代至於雷神則天寶五載
所遇與雨師同壇共牲別置祭器而祀之者也惟是
雲師之祀則宋元以前槩未之聞往閱明史洪武二
年上以風雲雷雨及太歲岳瀆諸神祀典未詳命禮

官引古制以聞於是禮官條議上之而於風雲雷雨亦祇援唐宋以來雷神並祀之說而雲師寃未之及至其著爲令也則以爲太歲風雲雷雨五位並南向意者雲之與風雨雷並祀也其卽權輿於此歟易曰雲行雨施天下平也禮曰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周禮保章氏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豐荒之祲象雲之爲功於人昭昭也報明德而薦馨香亦固其所嗟乎壇之制何郡茂有然而荒堙廢壞鞠爲茂草至於練日修祝之文牲幣器服之品登降瘞燎之節一切闕焉弗講名存實亡端木子所以感激於餼羊也公今河間府志

卷之二十

藝文下

書

有意乎百年廢墜之典於以欽崇命祀錫福兆民其諸異乎世俗飾佛老之祠奉昏淫之鬼以祈靈邀福之爲者矣公亦賢乎哉是爲記

國朝邊連寶吾邱臺賦

阿陵之城穴免狐矣韓嬰之墓荒楚蔓矣高郭封
之壘犁爲田矣長桑種藥之圃柿爲園矣冥冥兮
雨颯颯兮西風瑟瑟兮蘆荻嫋嫋兮飛蓬嘹唳兮
雁鳴咽兮寒蛩悲哉秋之爲氣也將欲登高而覽古
竟躑躅焉而不知其奚從也爰乃遵龍湫而北驚循
鯉旋以東馳距張命之故里望扁鵲之荒祠臺巋然
而傑出據尋丈以爲基傍孤村之間寂臨孔道之侯
遲尋鹿磚而不見覓鴛瓦以無期句無可讀之碣薛
無可剝之碑進鄉耆而博訪檢邑乘而遐稽審吾邱
河間府志

卷之二十

藝文下

五

之姓氏知炎漢之留遺情愴恍而若失心振蕩而不
怡動慕古之遙想忽涕下之沾頤思夫天厭祖龍運
歸金卯文景崇儒武皇重道旣除挾書之條復下求
賢之詔時則馬卿鵲起枚叟蛟騰東方生執戟承明
之舍郭舍人待詔金馬之庭聿壽王之嗣出儕衆美
而爲朋稽挾弩之妙對考漢鼎之徽稱或盡忠孝而揚
上德或通諷諭而抒下情覽秘笈於東觀簪彩筆於
西清亦可謂極文人之榮邁際一世於文明者矣今
則荒臺蕪蕪故壘蕭蕭斜陽歷歷古木騷騷牧豎
吟而上下狐狸蹲踞而跟跳訪勝蹟而不見緬往

以空勞況逢崔氏藍田之會龍山落帽之朝陟飛邱
而弔古泛籬菊於濁醪能不增人以愴恨動我以無
聊也哉

河間府志

卷之二十

藝文下

美

郡城向無書院其在城外與僧住齋房者非也乾隆十七年十一月余蒞任卽議公建次年春司馬洪公東閩來復襄此舉因擇地鳩工庀材共需銀一千八百五十五兩洪公捐銀五十兩景州侯君旺河間鄒君雲城任邱陳君文合隸縣何君培各捐銀一百八十兩東光陳君新燕寧津郝君璉交河黃君元圮吳橋修君禮各捐銀一百四十五兩故城鄭君鳴駿阜城楊君嗣奇肅寧任君維紀各捐銀一百十兩 學使者

張有堂先生考試在郡樂其有成也亦捐銀五十兩鄒君督辦三月而工竣中設講堂一座兩旁肄業房各十二間後建董子毛公祠三間東藏書房三間西山長房三間東厨西庫以及門楹并河房草亭後池種樹以爲諸生游息之所罔不整齊而堅固緣復議善後事宜畫圖貼說申明

制君桐山大人批示以垂永久其詳載在全卷矣內如每年山長脩儀一百二十兩知府出供膳一百兩首縣出生童肄業二十四名每日每名

給膏火銀五分每月兩次大課給紙筆銀並本日
山長生童飯費湯點以及委員紙張書院公役
銀又先賢祠春秋兩祭並雜用鍋缸桌椅等
件一切必不可少並應臨時更換買備之物除
知府首縣一年捐出銀二百二十兩外其餘尚
需銀四百六十六兩遇閏加銀三十八兩六錢
仍按所屬大中小缺酌派按季專送景任獻每
年各捐銀五十七兩東寧交吳每年各捐銀四
十六兩故阜肅每年各捐銀三十五兩六錢七
分其遇閏加增各捐在外復據鄒君節省銀一
百三十兩因一併入詳發商生息積少成多以
備書院修葺之費以上各項銀兩均由知府發
委員支用委員不得侵那知府列入交代稽查
有時流算有據庶可經久而無弊此皆應特書
以示來茲者也

國家額俊之典至詳且備而一郡之大必求其所
以爲養士造士之方者正小臣仰體

聖天子之心期於無窮也

適合泉記

周嘉露

河間與村有適合亭者吳君自記詳之亭後地不數步舊有窪長廣丈許潦水歸其中因稍擴爲池種藕可百本周以欄楯雅與亭宜今春小旱水盡涸謀鑿之使深甫聚畚鍤集夫掘未及尺半池東南隅清泉特騰沸須臾盈科味甘以厚異他汲者君乃甃焉收焉以資灌溉又仍亭之舊而名之且過謂余曰願有記按河間昔當恒衛滹沱四水交入之區旁澤分潤所在不少近惟滹沱一水引流東郊此外百十里間

河間府志

卷之二十 藝文下

堯

皆成平原村落田疇僅資井養顧余以水曹佐是郡至經歲餘求足以興舉水利者而無有而君一措施之下爲醴爲榮幾若握算而致之斯亦奇矣夫斯亭之設以勒喜雨之詩斯泉之得爲斯亭之映綴乃今年春夏之交京畿各屬頗患亢暘惟

宮保制府方公仰體

天子徹懸躬禱焦勞萬姓之至意設壇清苑所以爲民祈雨之術無不備具而顧我河間甘澍早降首蒙其福何幸如之獨是斯亭落成於旣雨之

後茲泉發蒙於未雨之先亭不與泉期而泉偏
若爲亭應此事豈偶然者節曰適合其節而曰
以爲功抑何廉也村距河陽城西北二十里爲
府省往來孔道是亭也不僻而幽不華而麗不
深而秀介於輪蹄雜踏之間而置身眺聽人動
江天邱壑之思則又泉之所由然歟是亦可以
不記

適合亭記

吳山

丙子夏鳳自獲鹿移河間之次年恭值

翠華南巡江浙得執掃除役於道左時維春和

宿麥蘓隴陽德所布蒸蒸融融

天子顧而色喜越二月土膏大發甘澍立渥而

宮保制府桐城公行部適至於境賦喜雨詩一章以

示鳳先一年鳳迎

公獲鹿境上時方奉使西迴初蒞治陬靈雨應候

濛濛濕旌旆蓋三月二日也

公喜爲五字詩至是追憶比年所歷之境不同而

河間府志

卷之二十

藝文下

全

雨之時近同而司有土以躬迓道側者又同爲

下吏鳳於是併書前後二詩爲一通鳳敬受而

讀之下以志物土熙和之盛上以體

聖人巡方布德之義所以昭示慈惠至深且厚鳳聞

古者巡狩必陳風風自下也十五國之風是也

而子夏序曰上以風化下然則上之被乎下者

亦風與大雅云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今敬讀

公詩宣

上德而達下情雖謂風雅兼焉可也鳳以末夏疊荷

休美拜賜下風茲非其幸歟爰擇地於郊二十

里之興村敬勒二詩於石爲亭三楹別置草亭
一左右蒔藝花木餘房二所司啟閉者居之其
前則爲茶棚以惠行旅閱三月工始落成焉竊
思

聖天子所其無逸時巡方國無念不爲民生計而我
公體

仁恩布渥澤周歷疆界亦無非綏茲兆庶而年穀順
成天庥茲至陽雨效徵如響斯應形爲咏歌郁
乎盛哉斯石之勒或亦俾我僚友士庶往來其
間抔揚風雅流連咏嘆而知時和年豐之所自

河間府志

卷之二十

藝文下

全

也此則鳳之志也夫

任邱舒君荆南

名成龍
字御天

倡建河間會館於郡城

之日南坊既成屬余爲記京師會館之設自全省以逮一郡一邑所在衢巷相望直隸以近京故獨缺順治間直人公置一區久之圯廢舒君之祖完白先生康熙丙辰進士嘗寓居舊館歎其卽於廢也志脩之未逮舒君之勤勤于此蓋承其先人之志也且曰誼薦自近故館止河間士大夫官內外衆矣桑梓之義人情所同顧或志之力不能能矣自營有不暇及夫事至糜財

求苦心力惠而不嫌於費勞而無怨士君子往往難之舒君之初謀此舉也首輸千金號衆筮其成旣以輸金未遽集手券貸金三千市故宅新之徐收其輸以償焉於是爲堂三楹房七十有二亭一雜舍三十五凡百一十椽剖其四之一稅爲質庫取所得直以爲修葺資一切厨竈器用咸備具無闕粉堊丹雘斬斬然君身督工作心營手畫日夜不稍倦方是時君以蘄州守服闋待補投牒銓部可立得以是故故需其期

命往甘迨于行猶鯁鯁條計未竣事屬之人已乃就
道嗟乎夫人重義難矣倡而不必應應而不必
給有倦而悔耳故始而終之尤難余觀舒君爲
此何其心力俱瘁而不知其難也非有忠信誠
確堅果之力烏能有終若是以是而當

國家之事履艱承鉅必無有一切退避隱忍之心
可知也則余之所以多君者豈獨此敦篤鄉誼
一節之盛舉歟鄉之人鼓舞樂輸以觀厥成均
足與舒君分美然余以爲樂其成不可不思其
所由始也故特書之以告來者至於立規條以

垂久遠則出之邊君佩文紀君曉嵐李君子燮
嗣藏事之成爲高君咸一李君汀洲舒君弟承
天及家弟未軒也其差次義輸別有日銘之碑

陰

皇上御極二十二年春再舉

南巡之典道出河間特遣重臣致祭於先儒
士毛公祠昭右學也祠故有碑可讀蓋自元至
正年河間路總管王思誠以此當毛公藏衣冠
之地因奏置書院設掌教爲文學宗仰旋毀於
兵嗣後興廢者屢矣夫漢孝文時詩始萌芽毛
公以專經名家教授徒衆功不在賈生董子下
顧其道要以啟迪後人爲主迄今祠宇儼然而
書院未復豈冥漠式憑意哉邑侯吳公曰上有

河間府志

卷之二十

藝文下

全

享堂足以妥先儒旁有兩廡足以庀羣材此一
舉而兩得也況郡治既有瀛洲書院比次館舍
誘掖十一屬之俊秀蒸蒸日上而又何不可別
爲鄉學以重私吾邑民乎越日捐廉俸繕墻屋
集生徒益築室二間種樹卉爲諸士息游所余
以勸贊未議薦李明經文延主講席時丁丑三
月事也邑人感公雅化向慕而至者愈衆公又
以案牘之暇設爲月課呈藝必親評隲焉勤惰
葺之丁尚修脯之具厚獎賞激勸之資蓋昔之
夜月秋霜憑弔寂寞閣茲三載而春風時

盪郊圻矣嗚呼文章政事得失相通自
律爲詩書而褒衣博帶之徒幾欲束諸高閣
是後學小儒亂道誤人益不自重世更以此擲
揄之今公獨以賢明來蒞斯土力培元氣敦篤
斯文下車數日百費具舉其卓著者訟庭無紳
衿比戶識廉恥繼乃引伸其道復毛公書院進
羣黎於沐澤用知絃誦歌詠之間應有金石其
音出而報公之作養仰副

聖天子崇儒重道之至意於以景先儒靈爽且偕嶽
麓嵩陽應天白鹿洞諸名流傳不朽也是爲記

宋謝靈運送修令孔樹

季秋邊朔苦旅雁違霜雪悽悽陽卉腓皎皎寒潭漚
唐沈佺期望瀛州南樓寄遠

層城起麗譙憑覽出重霄茲地多形勝中天宛寂寥
四薨摩鸛鵲百拱厲風飈北際燕王館東連秦帝壘
晴光七郡滿春色兩河遙傲倪非吾土躊躇適遠望
離居欲有贈芳草寄長謠

舊志及寧津縣志並載唐盧照鄰楊炯杜審言
臨津明府少府詩考臨津大寶時始改此名盧

河間府志

卷之二十一

風土志

七

楊等皆初唐人安得先有是稱哉彼所言臨津
非今寧津地與沈佺期樂城白鶴寺詩並不得
誤入耳

唐劉言史夜入簡子古城

遠火熒熒聚寒鬼綠炬欲銷還復起夜深風雪古城
空行客衣巾汗如水

宋王禹偁弔故尚書鄧渤海高公錫

文自咸通後流散不復雅因仍歷五代秉筆多艷冶
高公在紫薇濫觴謗學名自此遂彬彬不蕩亦不野
惜哉傷蹂進忤旨出蜀中言若登大寶兌澤連滂

均陽又淮陽移徙曾不暇遂無牽復命虛偶文明化
河洛得自新齋志入長夜人謂責太深終於郡司馬
宋王安石北使過河間

北行過河間千載想賢王胡麻生蓬中詰曲終自傷
好德尚如此恃才宜見戕乃知陰自修彼不爲傾商
區區三世家廟冊富文章教子以空言得祚果不良
宋王安石送河間晁寺丞

公孫富文墨名字世多知談笑取高第絃歌當此時
臨河薪石費近寨繭絲移緩急常愁此看君有所爲
宋王安石送王樂道赴河間

河間府志

卷之二十

文下

六

相如旣繫劍仲宣亦從軍二人當其時皆以能賦聞
韓公守武垣犀兵若屯雲幄中借其畫才智莫有君
請之天子所朝奏夕離羣爲沽斗酒飲爲買赤鯉焚
魚盡酒亦盡醉起衣袂分

宋曾布高陽臺寄弟子開

樓臺丹碧照天涯塞北江南未足誇千里烟波方種
樹萬株桃李未開花一麾同下西清路兩鎮高迎上
將牙回首林塘莫留戀風流還屬阿連家

宋曾肇和見寄韻

文物河間信可嘉風流江右亦堪誇水南水北千竿

竹山後山前二月花久愧迂儒懷郡綬聊須雋老駐
軍牙兩州者宿無多怪魯衛從來是一家

時子布知瀛州子開鎮金陵有詔對易方面子

布寄詩

宋蘇軾送將官梁左藏赴莫州

燕南垂趙北際其間不合大如礪至今父老哀王孫
蒸土爲城鐵作門城中積穀三百萬猛士如雲驕不
戰一朝鼓角鳴地中帳下美人空掩面豈如千騎平
時來笑談警欬生風雷葛巾羽扇紅塵靜投壺雅歌
清晏開東方健兒虓虎樣涕泣懷思廉恥將彭城老
河間府志

卷之二十 藝文下

完

守亦凄然不見君家雪兒唱

宋文天祥獻州道中

三年戎服行五嶺大王會躋攀上崖磴厲揭涉瀟灑
十步九崎嶇山河何破碎坐令管仲小自覺伯夷隘
乃今來中州萬里如一槩四望登原隰桑麻蔚旆靄
驩駟淹清廟過都如歷塊歷歷古戰場俯仰生感慨
吾嘗涉重湖東海際南海茲遊冠平生天宇共宏大
心與太虛際目空九圍內男兒不出戶婦女坐帷蓋
反身以自視須彌納一芥以此處死生超然萬形外

宋文天祥過河間夜宿家則翁三絕

空有丹心負碧霄
泮冰亡國不崇朝
嗟曾見天心十八朝

南歸雁蕩報郎君
老子精神健十分
不爲瀛州復相見
阿戎翻隔萬山雲

江南車蓋走燕山
老子傍觀袖手閒
見說新詩題甲子
桃園元只在人間

宋家鉉翁九日登瀛臺

此地無山喜有臺
南瞻北眺兩宜哉
衰翁無事日傾倒
佳客何人時一來
孤鶴飛鳴知我在
征鴻嘹唳爲誰哀
老來萬世如歸宿
不爲憂愁強把杯

河間府志

卷之二十 藝文下

六

金劉迎莫城

楓林漠漠墮霜紅
天末晴容一鏡空
野曠微聞烏鳥噪
草寒時見馬牛風

金黨懷英題獻陵梁氏成趣園

宦游履危塗常抱機
阱懼家居對田園
信脚得平路淵明千載士
旣出乃更悟新歡見童穉
喜氣到草樹胸中自立豁
所適皆勝遇嗟人爾何爲
空誦歸來賦達人豈必仕
出處本同愔獻陵十畝園
想像富嘉趣直求古人心
著君榮觀處

金張昌祚前題

貴富不可怙人多蹈危機清閑乃仙分塵世得
高哉隱君子不官無昨非城陰園日涉松茂竹
談暮林樾映脩酒花枝園文雉樂山澤樊中寧南
嗟子官兩紀補益無纖微三徑亦奚暇家窘親朋
空爲慕遐躅漫賦淵明歸

金李永安前題

淵明晉名流賢達早自悟一爲折腰屈幡然賦歸去
親戚說情話園涉日成趣陳迹固已遠賞音者稀遇
君獨慕高節隱居事田圃亭軒喜幽靜綠蔭多佳樹
三徑時往還花香襲杖履所適忻有得亡言心自豫
河間府志 卷之二十 藝文下 全
榜園固無愧古雅見風度顧我老將至區區猶仕路
會當勇退歸卜隣就佳處

金田時秀前題

淵明昭曠人韻高難適俗折腰肯爲五斗米三徑歸
來理松菊千年何人爲賞音伯鸞之孫懷古心幽園
日涉自成趣手植佳木成清陰問公是中有何好杖
屨婆婆不知老涼風日夕竹自笑輕雲春晝花相惱
鴻飛冥冥無弋網萬事不理醉醇釀忘機便是葛天
民高情真到羲皇上人生古今貴適意爾公解作一
生事若不見平泉樹石名九州主人萬里著窮愁

金郭安民前題

空山有士買園路，郡城坐尋嘉樹蔭。即聽野禽

閑裏書頻讀，歡來酒自傾。醉歌歸去曲，應不愧淵明。

金高廷年前題

幽蘭平堂翠歲成，筍鞋筠履田經行。禽聲依竹自然
樂，風吹蓬松無限清。種藥幾番逢雨歇，接花常見趁
春晴。是中受用難窮盡，不學塵蹤逐利名。

金路雲前題

舉世醉浮榮，幽事誰肯尋。譬如獲金人，入市惟見金。
先生厭塵雜，靜念到園林。數往境自熟，有德樂更深。

河間府志

卷之二十 藝文下

全

春蘭汎光風，夏木貯清陰。霜菊泥佳色，雪松知本心。
淵明常樂此，意合無古今。當其領會處，豈止忘華簪。
先生比淵明，但欠酒與琴。飯蔬有真味，風籟有清音。
出處雖小異，要之皆墜沉。我亦志邱壑，聊擬斜川吟。

金梁潛送瀛令之任

都城東去路，何處是瀛州。木落山容瘦，天晴海氣浮。
車輪應暫住，樽酒迭相酬。知爾才名盛，微邦不久留。

元劉因馮瀛王吟詩臺

林壑少佳色，風雷有清秋。為問北山靈，吟臺何久留。
時危亦常事，人生足良謀。不有撥亂功，當乘浮海舟。

飄飄扶搖子脫屣雲臺遊每聞一朝革尚作數日愁
朝廷乃自樂山林爲誰憂視彼昂昂駒奈此沉沉鷗
四維旣不張三網隨橫流坐令蚩蚩民謂茲聖與儔
蚩蚩尚可恕儒臣豈無尤不有歐馬筆孰謂回萬牛
太行千里來瀟灑橫中州今朝此登臨孤懷漲巖幽
何當剗壘嶂一洗陀山羞

元王暉董子祠

吾觀漢家制所法皆亡羸中間去取之易苛少寬平
何參不足責本是刀筆生文景尚黃老申公負虛名
賢哉董大夫三策貫漢廷論說天人際高吐三代英
河間府志

卷之二十

藝文下

叁

元王暉周亞夫祠

遙遙漢條國落落真將軍至今有遺廟突兀城西垠
惟景西漢帝恩濫椒房親高帝白馬約侯封乃忠勲
區區王氏子何功復何人丞相懲呂禍安劉念先臣
所重社稷計豈憚撻其鱗竭忠固臣節反得怏怏真
大誠不設箸簿責等二尊庾死何所嫌景帝似非君

元薩都刺樂陵臺望月有懷

悄風吹動梧桐葉
瀉下冷冷露華白
樂陵臺上悄
人獨依梧桐看秋月
月高當午梧桐直
不覺衣沾露
華濕此時却憶金陵人
酒醒江樓聽吹簫

元薩天錫過獻王墓

西風老樹昏雅集
日落荒城暮雨崩
寂寞斷碑秋草裏
行人遙指獻王陵

元薩天錫古黃河堤

迢迢古黃河
隱隱若城勢
古來黃河流而今作耕地
都邑變通津
滄海化爲塵
堤長燕麥秀不見築堤人

河間府志

卷之二十

藝文下

古

元張翥皇舅墳

青州刺史河上墳
墳不可識碑仍存
維舟上讀半磨滅
使君乃緣戚里恩
當時賜葬宜過厚
冢闕樹立須雄尊
豈知陵谷有遷變
石馬盡沒龜趺蹲
驛夫指我原傍岸
縣官恐墜移高原
岸濱往往多古冢
零落空餘秋草根
至今父老傳讖記
野人之語那足論
我疑其藏必深錮
或謂已被湍流吞
安得壯士塞河水
萬古莫令開墓門

元貢師泰贈河間榮溥

丞相門前客如市
一落陷穽烟塵空
解衣哭尸壯士

志吞炭報主前人風氣推青山作平地
長虹當時富貴不復見惟有節義垂無窮

榮溥河間人嘗事哈撒丞相丞相既得罪衆皆
散去榮獨收其屍以葬又上疏白其寃得復封
爵後官至四品貢尚書師泰嘗賦詩贈之稱其
節義

明劉薦發景州

淡淡西風作蕭蕭蘆葉鳴林間衆鳥息河上一舟行
海近雲常濕天虛月更清神京看漸近且緩望鄉情
明楊士奇晚次景州遇李傾呂文質

河間府志

卷之二十一 藝文下

七

下馬郭西村蕭條盡掩門荒城明落景獨樹出平原
野水條侯墓寒蕪董氏園閒因訪遺事邂逅故人論
明金幼孜扈從次獻縣渡滹沱

前驅聞警蹕傳道近滹沱凍合含初日風微動淥波
人從仙仗出路自畫橋過北望幽燕外青山疊疊多
明薛瑄題獻王墓

漢家宗室最稱賢遺事曾經閱簡編偶過河間尋往
跡空餘荒塚帶寒烟頌來千古書連帙獨對三雍策
幾篇雅樂未興人已逝雄歌惟有大風傳

明馬偉贊

百年風物總成非遺空烟橫日未晞鷄犬不驚春
漢桑麻初長曉霏霏濃連宿霧迷樵徑翠挹晴光上
客衣猶似貔貅酣野戰氣氲萬竈起重圍

明喬宇登景州古堽

憫旱初逢雨憑高獨御風天連瀛海北地控廣川東
日月樊籠外雲山圖畫中吾來訪民瘼登賞未須同

明程敏政過獻王墓

呂嬴播虐焰天下無典籍楚賊肆其克掌故不能匿
迨彼馬上公儒者猶失職更化凡幾年書禁始銷熄
斯文天有意宗賢起王國開府寓河間恭文自天識
憫茲簡册灰訪購靡餘力遂令先生書次第乃有得
緬懷仁義風禮樂餘漢策高印獻之東寒日下荆棘
後生已千載私淑仰遺德

明熊爵登寧津城樓

青蓮居士有高樓瓦落寒江歲不收獨有漁人舟夜
發紫簫吹月下滄州

明沈周釣弋夫人歌

河洲窈窕天下奇氣不闕靈占者知深拳握玉春滿
把臨河一笑爲君披與君七十仍生子周公負之書
圖裏好而不愛情則移主少母壯乃媒死雲陽十里

吹香風絲履故在黃腸空不應青鳥有遺愛飛繞靈臺悵望中

明黎民表董子祠

古廟丹青在幽人此重尋浮雲碣石外落日廣川陰
壁尚藏書古庭猶積草深因憐不遇者此地倍沾襟
明童軒景州道傍古碣

遺碣知何代遙看碧蘚迷夕陽牛礪角秋雨蚓蟠泥
牧豎羣敲火行人半認題空遺千古恨愁絕峴山西
明王世貞獻縣單家橋贈楊柳

十五年前楊柳條輕陰綠徧單家橋而今髡盡如僧
河間府志

卷之二十 藝文下

七

老却怪行人鬢早凋

明黃尚質遊景州禪院

爲愛野堂幽重來正晚秋淡雲疎柳隔淺水落花浮
令節悲孤劍清時恥敝裘不堪霜夜雁嘹唳海西頭

明沈愷夜汨連鎮

旅汨滄江江上村隔林燈火正黃昏林雅噪暝漁收
市野艇衝寒月到門欲共隴梅頻索笑那堪鄰笛正
消魂春風未必長如此莫對孤篷悵別樽

明盧柟送友還任印

燕郊十月飛嚴霜臨岐送子各盡觴腰間笑解延時

劍雪花墜地蛟龍翔都門佳期那可顧相思開遍
花樹歸來倘遇浮邱公爲余接引嵩高去

明王齊玉帶河

一水中分曲抱城蟬鳴高樹晚峰青半天樓閣人橫
笛遠地帆檣客上亭漁唱蒹葭秋泛泛龍吟風雨晝
冥冥河橋酒市仙舟過疑是王維寫畫屏

齊于嘉靖中爲任邱令玉帶河其所開浚人以
其號鏡堂因名鏡河

明楊文卿河間清明

紫陌風光已醉人更移斗酒出城闌緩行林外鶯初
河間府志

卷之二十 藝文下

矣

明范景文北吳歌

嘯久坐溪頭鷺不嗔披露折花衣帶潤和烟插柳鬢
生春疎狂自分雲霄隔榆火應知賜近臣

春鋤帶雨潤如酥風送農歌動地呼怕說城中飛檄
至修堤河上點丁夫

春饑指望到秋償未老新蠶已典桑風刈雨鋤渾舊
事如今歲歲打飛蝗

菜香瓜熟棗離離正是田家快活時官苦徵逋私苦
債隔隣含泣賣妻兒

明吳橋令楚人劉君效吳歌體作北吳歌范志

文和之凡十首今存其三以志晚季民俗之艱
辛如此備採風焉

國朝田雯高植墓石歌

卽景州河滸皇舅墳康熙初雨甚墓崩得石志有
魏青州刺史高植田中丞見之作詩

屯氏河厓秋雨塌中有片石鉸文辭殘闕漫漶不易
辨豕亥魚魯多支離曰君諱植字子建魏濟青相司
徒兒豈是曹家瘞舊物官號封削無臨淄淘洗摩挲
搜石尾下紀年月稱神龜拓跋人代越千載六朝荒
碣留今茲渤海蓀人父名肇北魏高氏從可知宣武
河間府志

卷之二十 藝文下

矣

當年寵外威赫赫權勢何恣睢北海彭城遭毒手朝
野側目將奚爲一旦易側車軸折瑤光尼寺同傷悲
十八爲郎有令子六州刺史將軍麾銘辭不識何人
作或者傳信非傳疑瓦棺古墓埋朽骨斜陽逝水流
空陂此石一落土人手磨鑱搗練西風吹我行臨河
邊古冢青纍纍美惡是非不一嶽峴首嶧陽各有碑
魏收穢史簡編在考徵僻事方朔饑恨未讀書空涉
獵不然幾使寃陳思

國朝王士禛廣川作

廣川二月塵十丈枯柳無枝晚相向戍旗落照翻荒

敦白草黃蘆疑塞上董公祠廟總煙沉空郊日暮愁
人心玉杯舊學應難問一爲停車咏竹林

國朝王士禎題趙北口旅舍

趙北燕南水四圍此中避世可忘機離離芡實迎秋
熟拍拍鷗羣接翅飛漁舍半連黃篋舫釣人相映綠
簑衣淮南小別成千里魚稻珠湖願已違

國朝王士禎張晴峰戶部得雷氏琴

景州張水部晴峰於燕市買得古琴其腹有大唐
雷威斲五字諸公爲賦詩

枯木向千載中有太古音君子重拂拭寄此山水心
河間府志
卷之二十 藝文下 一百
閑庭何蕭條苔色上衣襟爐烟方斷續房櫳杳森沉
遙懷託散暢古調刪哇淫良以辨廉志詎必徽黃金
相賞在松石蕭然風滿林

國朝龐塏雷琴篇爲張工部晴峰賦

冰絃條條裏錦綺梧桐漆老三尺水牛毛細縷斷成
紋題識依稀辨雷氏我聞蜀人有雷威取材面勢窮
精微製成每爲知音賞就中第一傳金徽又聞桂府
王推官千金買付姜宣彈今之此琴無乃是明徽連
絡晨星寒玉君好事姜生手張侯兼之世未有傾囊
購取歸山房焚香坐對如良友余也嗜琴入骨髓不

達琴音達琴理連朝病熱苦炎蒸神氣昏昏半欲死
安得張侯攜琴來萬壑松風座中起

國朝陳維崧雷琴歌

白項老雅啼上樹街南北風幾時住黃塵十丈眯殺
人三日不得洗袍袴張侯貽我玉版筍要我秃筆吟
么絃龍香蛇肘百不見出語那得清而圓黃金之臺
作平地十到長安九敗意桓山道士說與亡焦桐何
知爾許事來朝手撥壓搏茶擬倩雪甌烹乳花請君
暫鼓玉練瑣使我耳畔聞爬沙繡靴女伎莫輕學此
曲不是箏琵琶

河間府志

卷之二十 藝文下

百

國朝朱彝尊董子祠

漢日江都相荒祠舊水濱玉杯存俎豆青簡重天人
夕鳥窺園下秋花裛露新淒涼不遇賦千載一沾巾

國朝朱世桂武垣懷古

驅車武垣城竊怪茂陵復自古植遺腹豈有無母國
奈何建元良翻殺彼鈎弋產祿擅爲王平勃爭未力
豈罪高皇疎不防呂氏賊遂令拓跋宮每奉爲繩墨
流弊貽後人所失一念忒城頭白氣橫恍惚見顏色
隄同弔馬嵬風流徒愴惻

國朝梁佩蘭景州張氏雷琴歌

大唐名琴韜古色燕市風塵少人識張侯好古雅博
物此琴遂爲張侯得攜歸几案春和融爪甲一赴生
祥風邊沙塞磧見草木深堂奧室聞魚龍珊瑚屑雕
紫鸞尾鍾山玉綴九寡珥吳門名工重拂拭剖腹果
有雷氏字膠漆解散仍合回千年古斷松鱗開迺知
神物在遭遇世間何代無奇材

國朝龐塏過景州

廣川南北道來往嘆相仍日冷舍利塔烟荒蝦蟆陵
衝塵悲老馬掠野迅蒼鷹正欲投人處疎林見遠燈
國朝程可則安陵驛

河間府志

卷之二十

藝文下

五

歸路知何極斜陽且繫船落霞明古驛秋水滿前川
茅店砧初動漁舟火漸懸無人問羈旅愁絕向江天
國朝施閏章景州張氏雷琴

風流懷水部舊物有雷琴獨抱太古意何人知此音
一歸故山去東望滄溟深島嶼茫茫裏子期應可尋
國朝宋弼登開福寺浮圖

塔自何年建客從茲日來孤標千尺迥洞戶八方開
杳靄遙山出蒼茫大野迴登臨情未極歸騎莫相催
國朝宋弼貞女行爲景州張燭曾妻作

貞女葉氏三韓人家於滄州許字景州張燭曾

將婚爲怨家所陷没入 王府絕消息者幾二
十年中間數經顛沛主者屢遣適人矢死不從
雍正五年乃得出烟曾自迎以歸四十二歲矣
君不見人間璧碎不復聯天上月缺有時圓阿誰結
姻三十載喧喧鼓吹聞合歡合歡者誰吾之友清河
公子鄉里賢伊昔納采滄海郡蓀州疆界相鈞牽深
閨季女年十五已聞芳譽如春蘭東方來者千餘騎
上頭夫婿何翩翩雲鵲欲駕罡風斷朱門一入成籠
樊女子由來重一言肯隨波浪輕飛翻奉身差擬玉
在璞息心不逐蟻求羶並棲比翼那復慕飲血碎首
河間府志

卷之二十

藝文下

五

寧辭殘可憐孤鳳憶離鸞無雙一去心茫然押衙俠
骨久塵土空餘仙客心憂煎從茲仙駕經三源人生
何者非前緣祇聞結網臨江渚不知雙鯉浮清泉中
言明珠藏秋水芙蓉渠出汗爭新鮮邇來光耀燭天地
立遣洗濯辭洪濶青雀之舟白鵠舫親迎豈憚途紆
盤仙人依舊玉琅玕四十二歲如等閑瓊珮隔扇聲
珊珊撫琴初鼓鴛鴦絃曲中忽訴平生事大節須付
青瑤鐫桃源夫人復淑善相逢一笑同歡妍女貞結
子桃花發知爾生度三千年

國朝李國柱登開福浮圖

秋風颯馬駐城隈振履層霄睨開一氣混茫瀛海
近于帆迢遞衛河來禪林倒影涵金鏡墟里連雲隱
玉杯徙倚斜陽無限意欲從塵外問宗雷

詞話續

元周昂古莫州行

大陵河東古莫州居人屋小如蝸牛屋邊向外何所
有惟見白沙疊疊堆山邱車行沙中如倒拽風驚沙
流失前轍馬蹄半跛牛頸穿三步停鞭五步歇鷄聲
人語無四鄰晚風蕭蕭愁殺人人有禱沙應神遼東
老兵非使臣何必埋却雙行輪

河間府志

卷之二十

藝文下

三

明瞿祐新橋驛夜泊

數點漁燈隔遠陂斗杓插地夜何其推篷自覺霜威
重正是烏啼月落時

明姚文瑞題將陵廢縣

萬家寂寞黍離中故址尤傳百雉雄王子飛昇雞犬
靜令威別去市朝空春深廢堞聞啼鳥秋入平濠見
落鴻向處王孫歸未得年年芳草自東風

國朝王士禎鈞弋夫人歌

漢宮窈窕千蛾眉春花未謝秋風吹落葉哀蟬明怨
惜復道佳人葬桐栢一朝望氣來河間玉鈞未啟迺

天顏朝侍宸遊陪豹尾暮歸別館幸甘泉容華未老
君恩歇西弄迴頭成決絕雲陽南去女陵傍怨粉零
香水嗚咽漢家爭說貳師功霍衛功名甲第同青史
祇今隣趙父茂陵烟草亦連空

國朝王士禎阜城感僞齊劉豫作

殘堞昏雅外人烟古阜昌龍蛇逢戰鬪殺鏖慨興亡
父老思宗澤朝廷負李綱紛紛齊與楚一笑對斜陽
國朝嚴遂成題阜城福泉觀

活水神龍春復秋澄潭倒影碧空浮仙人掌上分甘
露化作人間玉液流

河間府志

卷之二十 藝文下

五

國朝直隸總督方觀承喜雨詩

雨過河間道中吳令山鳳來迎憶其任獲鹿時余
有途次喜雨詩在客歲三月二日今春得澤尤早

境會適合宜誌新咏

好雨屬田家隨車願每奢一春人在路隔歲縣移花
麥隴香生餅瀛堤綠映沙

時巡歡補助歲澤更新加

國朝于敏中戊寅九月望宿河間贈翥堂明府

西京傳治行第一屬吳公赤縣逢僊吏清標邁古風
重來菊花候去歲亦於九月遊此最憶雨聲中昨以暑雨阻行因君止宿珍

華牋寄揮絃送遠鴻

國朝嵇璜己卯四月重過河間贈翥堂明府

爲念南陔請急旋棗花初發拂吟鞭鴻泥踪跡原無
住記得相逢已隔年

征塵不動柳垂垂野老扶犁尚及時差慰經春祈麥
望定知志喜有新詩

國朝杜甲過福田寺剗魏忠賢碑 有序

余赴廉頗廟捕蝗蝻過寺午浴見大碑聳立翰林
某爲忠賢頌德者并詢知忠賢碑此張故莊人其
祖墳尚在立命平之前剗其碑文表上林曰此魏

河間府志

卷之二十 藝文下

頁

忠賢定數也賦此以誌其事

廉頗廟外驚飛蝗初聞破曉催行裝捕蝗之法利用
猛急則易了禾不傷午過福田寺云是張故莊居人
忽說魏闢字豐碑屹立文何長大書特書皆佞語閉
目掩鼻速摒擋昔任潞河釐祀典鄉賢歷歷稽精詳
狀元宰相魏藻德乃爾中肱降闖王急爲正之掣其
主京兆大尹誇吾強越水多賢俊明末集忠良十忠
之後盡藍縷歲暮無以爲蒸嘗謀之大府報曰可至
今太守爲解囊平生好善嫉惡有如此見此能不鬚
眉張吳剛巨斧蓮斤法翻手覆手無邊旁形消骨化

迺復氓畧與萬古留綱常徘徊破廟話滄桑再
門般若湯獵獵曉風嘶倦馬西窓一半有斜陽

國朝謝墩和前韻

福田寺外皇親庄福田寺屬上公璫張公魏公衆莫
辨假父假子列廟廊光熹之際廉恥喪奔走奧竈舉
國狂齊浙秦楚結死黨鎮軋善類稱豪強維時客魏
方對食孩兒彪虎森成行廣微呈秀首叩首年齒老
大隨諸郎甘心鷹犬相汲引東林之禍福人傷奴顏
婢膝靡不至窮極媚術搜肝腸鳩工建祠供逆像冠
服袞冕如皇王八拜口稱九千歲臣某子某儼覲揚

河間府志

卷之二十

藝文下

三

汗穢幾遍天下土乾淨僅見吾閩疆推選能文大手
筆作歌賦頌竄虞唐平滇黔蜀紀功績曰彼威德被
八荒更有萬齡陸氏子直欲俎豆之宮墻讀書種子
至此絕下媿販豎名流芳最後肅寧建祖廟金碧丹
漆相輝煌昌平陵寢僭制度若曰茲土其發祥穹碑
巍然立道左老松古柏夾兩旁援引望都暨履武不
數盱泗與鳳陽誰歟雅製此文字姓氏曾玷蕊榜光
平生自許養望者玉堂金馬羅衣香下視三途不齒
刈如許等輩羞冠裳思陵御極振天紀褒獎首及高
左楊燦屍毀祠立逆案列次五等垂典章冰山已解

思脫殼一父改作稱道場易碑更名福田寺醜迹欲
蓋而彌彰牧童野豎共指點歷數某某聲琅琅

聖明在位重風厲表忠佞嚴秋霜百十年來神所
吐肯令此輩猶潛藏河間太守杜補堂正氣所發飛
干將長戈大斧斫碑倒勁節再見御史張願君錄碑
奏 天子刊布醜類勒旂常大書特書作炯戒一
洗科第腥風黃三復君詩氣激昂濡染直筆何琳琅
會有雷神下取將遙天欲雨雲蒼蒼

江南黃文蓮河間卽事四首

河間文物舊知名古蹟蕭條獨日驚君子館空毛氏
壘夫人神隱武垣城十年經術憐光伯五字詩才憶
長卿擬向南樓頻寄遠離居春草日愁生

河間府志

卷之二十

藝文下

頁

鯉堅城守將識黃龍蒲臺寂寞冥煙合麴壘虛無蔓
草封震澤包山竟何處

柳子厚蓬屋題詩序包山震澤若在關外 夢魂常

斷五更鐘

寥落深悲清夜阻背窗風雨剪燈孤鄉亭授曲琴心

苦蓬屋題詩硯眼枯近著圖經存謾畫

瀛水上鳥 遠來書

札贈文無

得趙升之札有古人文無之贈語

雨河春色愁中暗欲訪

劉生賦筮塗

高麗城古久銷沉西去新亭竹木森

興村適合
堂明府所築

雪後衝寒馳獵騎

已卯臘八日吳既方邀同阮堯文周雲從阮昌亭高麗城觀獵

花

間載酒試禪心

季秋三日偕秦口照陶員河謝雨皇馬梯蟾蔣斌三馬岸先至適合亭訪

菊兼遊瀛西寺

河梁携手情何極

謂員河

玉樹長埋恨不禁

庚

員河訃至

傲睨他鄉歸未得登臺南望白雲深

黃君芳亭既輯河間縣志成以示予讀之斐然愜

心於藝文尤別擇簡當君固工詩乃獨不載一語

謙志也偶檢其集得所作河間咏懷四篇情深文

明泚泚乎漁洋嗣音力勸續梓以當曲終奏雅同

學弟戈濤跋

